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山存稿卷六七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查浩

欽定四庫全書

東山存稿卷六　　　　元　趙汸　撰

文

邵菴先生虞公行狀

曾祖剛簡宋朝請大夫利州路提點刑獄贈中大夫

妣趙氏贈宜人

祖珏宋奉直大夫知連州仁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戸國朝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追封雍郡侯妣

氏追封雍郡夫人

父汲故國史院編修致仕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雍郡公妣楊氏追封雍郡夫人

虞氏系出虞仲世家會稽唐永興文懿公世南事太宗陪葬昭陵子孫為雍人事見本傳永興生工部侍郎昭工部生江陰令陟江陰生盱眙丞知待盱眙生長城令禮長城生金吾衛長史明金吾四子叔曰殿中和間守

蜀仁壽郡因家焉遂為蜀人仁壽九子伯曰賞賞五子
次四曰琚琚二子幼曰庚庚四子次二曰承詢承詢二
子幼曰繼崇繼崇三子季曰昭白宋銀青光禄大夫國
子祭酒贈太師周國公周公五子季曰軒贈太師魏國
公三子季曰祺及進士第歷官左中大夫贈太師秦國
公秦公生左丞相雍國公允文贈太師謚忠肅功烈具
宋史丞相三子伯曰公亮性高簡不樂仕進晚以奉議
直秘閣贈開府儀同三司仲曰公著知渠州官至中奉

大夫仁壽縣開國男累贈光禄大夫李曰杭孫大理寺丞至中奉大夫贈通議大夫開國六子次二提刑也與臨邛魏華父戍都范文叔李微之輩講學蜀東門外非洙泗伊洛之道不言著易詩書論語説以發明其義由是蜀士盡知周程張朱傳授之旨所居官輙舉其職從四川置司辟爲叅議官自請行邊却强敵數十萬知簡州擢夔州路提刑遷利路立保伍之法三年民歸之者三十九萬餘人爲屯田聽民自耕邊實人足敵不敢犯

學者稱為滄江先生滄江二子伯尚書也以文學著稱
知永州興學校靖寇暴吏以簡易治之去而民不忘遷
連州六子伯曰普兵部侍郎直寶文閣兵部三子仲曰
從龍朝請郎通判惠州子三人伯為通直郎黄岡尉尚
書無子以黄岡繼宗事即參政也宋亡自海上還隱於
臨川之崇仁禮義忠厚鄉里信之與翰林學士臨川吴
公伯清為友吴公稱其文清而醇晚稍起家教授有知
人之鑒於諸生中識故江浙行省參政晉公子彛今翰

林承旨歐陽公原功而深期之夫人楊氏故工部侍郎國子祭酒文仲之女楊公世以春秋名家而從弟叅知政事平舟先生棟以濂洛之道自任夫人未笄時即盡通其說至近代典故亦貫穿不遺平舟以彗變上書夫人侍側進曰叔當去位久矣平舟嘆曰汝曷不為男子生我家乎及歸叅政事舅姑以孝聞雖在患難動不忘禮族姻嚴憚之生三子伯諱集字伯生即公也仲曰槃進士及第官至承事郎武昌路嘉魚縣尹季曰檠咸淳

間楊公守衡州以叅政從未有子楊公為禱於南嶽俄
夢客將啓曰南嶽主者來謁既覺而公生於館壬申歲
二月二十二日也乙亥楊公守漳州明年趍嶺外叅政
亦在行公三歲即知讀書干戈中無書册可携母夫人
口授論語孟子左傳歐蘇文聞輙成誦九歲北還至長
沙就外傅始得書之刻本則已盡誦諸經通其大義矣
又五歲始來崇仁吳公伯清見其所為文謂叅政曰賢
郎後當有大名於世時江左學者猶守舊業郡邑學校

有用前代科目法出題講課以程其藝者所取輙百數
十人公與嘉魚令以所業應之咸考中出諸老儒上時
猶未冠也故國名卿學士多寓是邦公入則受教家庭
出則從諸公游於經傳百氏之說帝王之制有國家者
興衰得失之由與其為之之術無不學焉而典故沿革
世家爵里考覈於近代者尤精詳矣楊夫人甞曰吳伯
清今世大儒可為師表故公與嘉魚令從吳公游吳公
於先儒之言有所辨釋公悉能推類以達其意吳公亟

稱之宋之將亡蜀先被兵其世家大族狼狽奔走僅保遺息於東南内附以來日以衰微忘其所自者衆矣尚書之解組永州也道過臨川寓公邑管安撫陳公元晋之夫人其女弟也率諸子迎伯兄以歸因得前郡守江陵項公别第於崇仁邑南門外故叅政自長沙來居之稍収養其族人於傷殘驅迫之餘蜀既不可返而家益貧無以為生益不勝遺緒之憂也公生有異質長益自奮於學叅政少慰意焉手植紫薇於庭以期之嘗與嘉

魚令屏居一室日講所學因讀邵子書有契題其字曰邵菴故四方稱為邵菴先生大德六年以大臣薦擢大都路儒學教授十一年除國子助教明年丁内艱至大二年再除國子助教四年授將仕郎國子博士延祐元年除從仕郎太常博士三年奉詔西祀名山大川四年除承仕郎集賢修撰考大都路鄉試五年被旨以集賢直學士名吳公伯清於家六年除翰林待制儒林郎兼國史院編脩官丁外艱服除以舊官名泰定元年考試

禮部進士除承德郎國子司業二年除奉訓大夫秘書少監四年考禮部進士拜翰林直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陞奉政大夫兼經筵官明年兼國子祭酒天歷二年陞中順大夫未幾拜奎章閣侍書學士陞亞中大夫仍前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兼國子祭酒歲中進階中奉大夫至順元年為御試進士讀卷官奉旨修皇朝經世大典任總裁二年拜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餘如故今上皇帝入纂大統被旨

赴上都秋以病謁告歸田里元統二年有旨名還禁林從使者至即疾作不能行而歸至正八年五月二十三日終於崇仁私第年七十有七初藁城董忠宣公以左丞相鎮江右延叅政與吳公而賔禮之因以知公之賢及拜行臺中丞請於叅政以公俱行命其子受學焉俄入朝公始來京師方海内承平中朝無事四方名勝萃焉為文章相尚以雄嚴新奇不必盡合於古柳城姚公在翰林廣平程公吳興趙公繼之與公言俱大悅即以

異日斯文之柄歸之涿郡盧公處道清河元公復初素相善有所述作輒即公論定元公嘗謂公曰予文無雷霆之震驚無鬼神之靈變將何以稱於世乎公謝曰誠不能也後元公卒以公所為為善業觚翰者稍為改弦易調矣時元老大臣為中書魯國文貞公翰林承旨唐公多國初侍從舊人因董氏識公者輒見親厚於先代文獻有所徵焉公亦得以盡知國家之舊典西北之遺事臺臣言公材堪御史雖不果擢用而公名高一時矣

始教授京庠平陽王文憲公以相臣尹京賢公之為待以客禮故公得盡心訓廸益自致於所願學者時前代故家子孫仕於朝者不數人公與四明袁公伯長最厚盡交友之義嘗追考故國士大夫德業之盛各述其鄉邑之舊而論著之大史院教授洛陽楊茂弘者知置律候氣之事嘗與太史郭公試用之而應以為律歷不可偏廢將為書上之自恨其文繁失宜不足達意以公素討論斯事求為之潤色公既為整飭其書又以告諸有

位者會茂弘以病死不得達其所著書猶藏大史簽院

齊公伯亨家成均之士數百人多宗戚子弟施教者每

不安厥職公為助教即以師道自任申國學之成法以

嚴正大之規本聖賢之遺書以發精微之緼明事理之

非二通雅俗於性情脩辭者陳義必精辨惑者無微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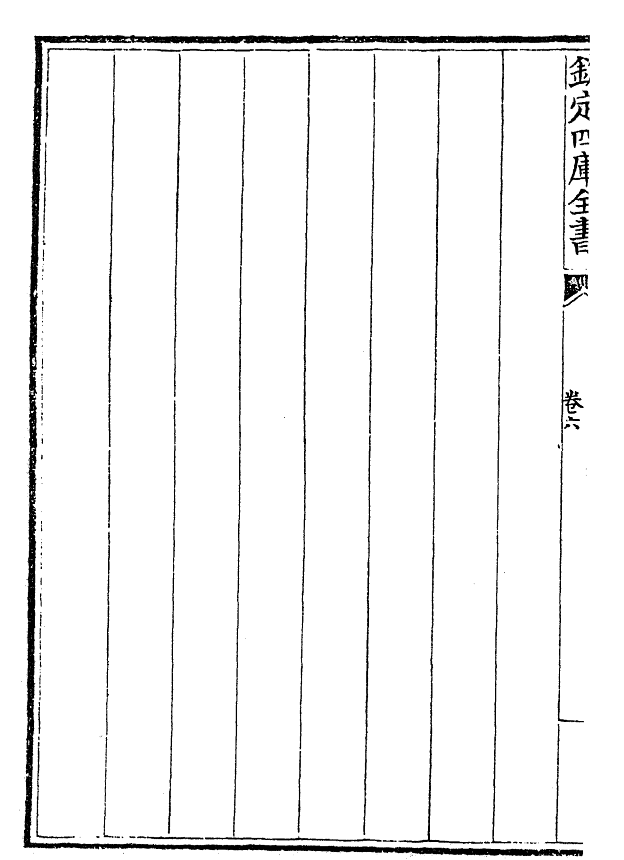
顯學者資質不齊俱獲其益有志者待公之退多挾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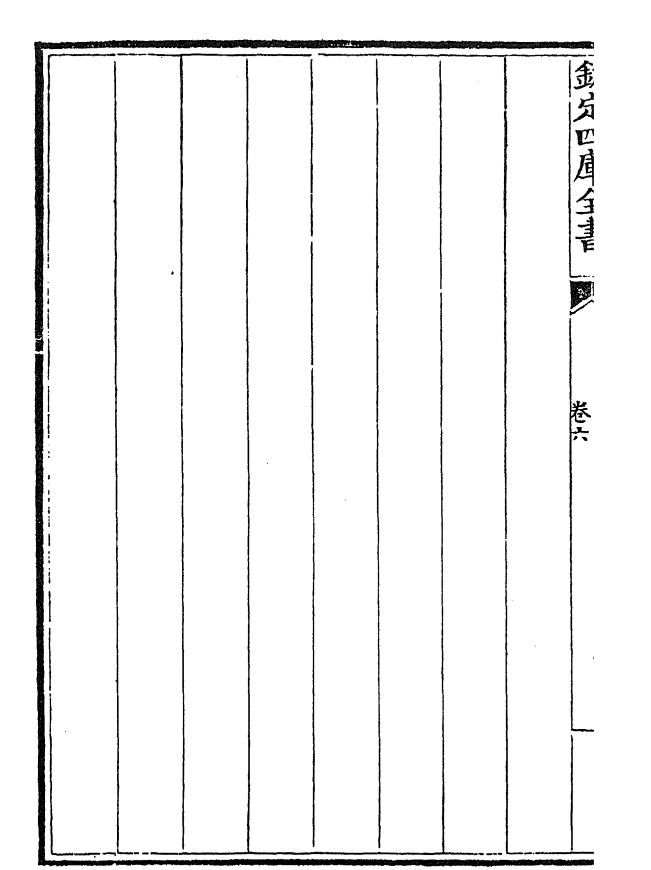
趨門下以卒其業他館之士靡然宗尚多相率詣館下

請益為之師者一無間言為博士言於祭酒曰惟學務

修德誘以利禄使之進雖勉弗喜也聖天子嘉惠監學使得歲貢士以次授官盍求其足以為勸者而激勵之李秦公時領學士閩而是之趣以名士當言之於上乃於諸生中得端静有守嘗試以事者二人併牘上之委於吏議不得達而秦公已歸翰林矣大成殿新賜登歌樂其師世居江南樂生皆河北田里之人性情不相能不能成音公為親教之然後成曲復請設司樂一人掌之將有所考正焉仁宗方責成監學拜臺臣為祭酒以

重其事屢起名儒為之師皆欲有所更張以副上意公力助其說有為異論以沮之者執政為之動好進者乘間媒孼其間謗議沸騰前後兩司業或稱病或投檄去公亦以病免在太常時蹕忠憲王為使盛年不飲酒好靜默間獨從公問禮器祭義甚悉及至家必留坐欵曲或盡日無倦色公為言先王制作之本天理人情之實以及古今因革治亂之迹忠憲屢為嘉嘆益信儒者有用公以去蜀久乞充使幸得一視墳墓遂被（闕）





用者將以

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

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惟

其高者而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為考官率持是説故所取每稱得人以次對復入翰林即薦蕪湖令歐陽原功於朝除司業又舉以自代嘗約待制馬公伯庸同推挽之馬公復書曰玄翁博洽有古學司業先生力薦不置在先生則得矣如祖常等心愧何玄翁者原功別字祖常馬公名也歐陽公聞之亦寓書於公曰閣下學足以變文體身足以為道郛此固海内士所屬望者也分義則然

蕪湖終更乃聞有自代之薦樊英無竒終貽他日之累
淮隂新進難免當時之驚朝廷竟用公言名歐陽公國
子博士一時二三名賢更相推讓搢紳翕然相慶經筵
肇開勸講進讀之臣具極一時之選未幾駕幸上都次
北京以講臣多髙年名公與集賢侍讀學士王儀伯執
經從行秋還皆有金織文錦之賜自是歲常在行晉邸
知公貧特命出中統鈔五十錠即其家賜之公氣貌温
和敷陳剴切間及時務必曲盡事宜嘗因講罷論京師

恃東南運糧為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寛

闕

遽了

乃以屬公而譯者始克訖事奎章閣初置授經郎上命
公選漢人授經者公以豫章揭公曼碩莆田陳公衆仲
名聞上竟用揭公陳公仕至翰林應奉而終公猶深惜
其不壽也嘗以先世墳墓遠在吳越者歲久蕪沒乞一

郡自便上曰爾材何不堪顧今未可去爾時關中大饑民枕藉而死有郡縣無子遺者大臣有受命赴救而粟無所從出致哀痛以死公侍廷顧問所以救關中者公對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有志之士急於近效則怨讟興焉不幸大菑之餘正君子為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寛其政令使得有所為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修閭里治溝洫限畝𤱶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則遠方而來歸

者漸至春耕秋斂皆有所助一二歲間勿征徭封域既正有望相濟四面而至者均齊方正截然有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虛空之野矣上稱善因進曰幸假臣以一郡試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間必有以報朝廷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爾遂罷其議天子於所體貌之臣多呼以字故奏對者亦得以字行孔林新修大成殿告成有旨行香公請充使上許之既而復曰是欲爲歸計爾乃命公傳旨以他學士行公初除閣學士以祭酒

之職朝暮訓廸難於兼領乞辭免有旨奎章閣事切要特免祭酒至是復以國史所重恐兼職廢務辭不許上將策士於廷公被命為讀卷官擬制策四篇以進其策漢士者畧曰夫親親莫内於九族今百世本支蕃衍盛大則既尊位重禄矣尚有以勸之之道乎尊賢莫先於百姓今世臣大家勲業弘茂則亦既富方轂矣尚有以體之之道乎多方内附之衆因其俗而道之者亦既久矣一而同之之道尚有可充者乎生聚教養之民因其

生而厚之者亦既周矣協而雍之之道尚有可致者乎
上覽畢命用其次一篇即所問九聖之道者是歲有旨
修皇朝經世大典以公與中書平章趙公子敬全任總
裁公移文閣中言建大厦者必藉衆工之長田甫田者
豈責一夫之力大典之書所以見宗祖創業之規模列
聖繼承之次第聖上睿思之深遠國家治體之詳委事
體大重關繫非輕今院監官員多兼他職不無分其心
力其專執筆者數人而已切見禮部尚書馬伯庸識見

詳明多聞舊章國子司業楊廷鎮素有歴象地理記問度數之學可共典領脩撰謝敬德應奉蘇伯脩大常李惟中國子助教陳衆仲前詹事院烙磨宋顯甫侍儀通事舍人王繼志俱有見聞精力優贍可共筆削如蒙轉以上聞許令添助撰録庶幾是書早成議未定而上命閣學士專率其屬為之公遂兼修治典治典者大典臣事六篇之首凡國家詔旨官府建置沿革宰相拜罷年月世家功臣勲業始末官吏黜陟之例廷臣條列之議

莫不繫焉文字浩穰卷帙山積祁寒盛暑未嘗少休也
俄趙公告歸公遂專領其事閲兩歲書始成為八百冊
以進是日宴於興聖殿受書覽之大悅復命禮部尚書
巙公子山別制為小方冊以便觀省行幸則以二駝載
之駕前時公以目疾丐解職不允乃上章舉治書侍御
史馬伯庸自代其辭曰臣某猥以疎遠仰荷聖恩拔諸
凡庶之中置在清華之列㳟侍書幃之顧問仍全史館
之編摩儒者至榮叨承過望乃者目生內障今歲彌深

文字不分視瞻如隔或蒙召對每懼顛躋敢因求退之
誠切效薦賢之報伏見侍書侍御史馬祖常高科進士
昭代奇材已被簡知敭歷臺省觀其退食之暇手不廢
書每期上接於古人不肯苟安於常見其制作刻之金
石而無愧其雅頌被之弦歌而有餘揆諸等倫允為超
異切見本閣學士多以近臣宰輔兼職如以本官兼代
微臣侍書職事使之出贊清肅入陪秘殿之論思黼黻
皇猷實愜衆望以閒局而叨要職或貽誚於衆人以君

孚而有多能固宜兼於數用庶幾賢人畢效謀為而臣
得以桑榆遍求醫藥稍全目力可竭心思追尋末學之
微歌詠聖朝之盛時御史中丞趙伯寧為上所信用乘
間為公請曰虞伯生久居京師甚貧又病目幸假一外
任使得便醫藥他日復名用未晚也上怒曰一虞伯生
汝輩不能容邪乃已初上在潛藩已知公名嘗幸治亭
見所題榜命左右摩取觀之館閣文史之間號為散地
無所與乎國而上方嚮用文學開奎章閣置學士員立

藝文監以治書籍設藝林等庫任摹印將大修聖賢經傳之說以為成書知名之士多見進用自中朝至於外方金石之錫承詔撰作幾無虛日以公弘才博學無施不宜一時大典册咸出其手故重聽其去公每涉筆論思不忘規切承顧問及古今政治得失尤委曲盡言冀有所禆益用事者患其知遇日隆漸多論建思有以間之而譖言興矣賴公夙誠雅望歷有自故不能有所中傷嘗被旨撰一佛寺記其處有前代遺迹適進對上

問曰人言汝前代相臣子孫今為是文適美前事爾公對曰前代遠矣其臣庶子孫不忘本初者已鮮有能思其祖父而不忘其祖父所事者必忠孝之士也臣不足以及此能為陛下言此者必忠孝人矣今臣等幸以疎庸際遇聖時致位通顯澤流後嗣庶幾子孫世世不忘朝廷厚恩則誠犬馬至願故臣以為非忠孝之人不能為是言上目一侍臣歎異之勲舊有得贈封王者公已受命草制適同列二人至言有旨姑封為國公二人亦

上所親近公不復疑即草制以待俄丞相自榻前來趣書制甚急公以草藁進丞相愕然公知為同列所紿不復言即改易以進向非公為之隱二人者且得罪矣度量率多類此既歸江西復有終隱之志先世有賜田宅在吾門而力不能東踰二年乃克於故廬之西築室以居益討論舊學俯而誦仰而思不以閒退自佚暇日引賓客從以門生子弟徜徉山水之間詠歌聖神寤寐先哲不知年歲之晚也聖明在上顧念儒臣無間疎遠屢

有勑即家撰文以錫近臣及老氏之宫公卿大夫思有所論載者冠葢相望於道四方之士不數千里登門其欲考典禮之逸遺以盡乎一代之制作者亦必以公為歸朝廷修先代史大臣有欲起公任其事者既而弗果議者惜之然公素重兹事晩復失明殆不可為矣崇仁當故宋時為令者嘗勸其大家出錢買田收租入以待荒歉名其倉曰平糴内附初其惠猶在既而以其田上不在官下不在民粟米力役之征無所從出遂淪入於

道士之觀官吏無復建白歲久不能復公歸屢為部使
者言之又以告故交之在行省者率復其舊邑人受無
窮之利矣始感疾即呼長子付以後事卧病旬餘飲藥
輙不效醫潛易他藥以進公心知為重劑却不服且解
之曰吾脉甚平息甚均吾中甚安然不復起則命也復
何求哉又旬日大風動地飄瓦拔屋前後巨木數十株
居人震恐公神氣愈澄徹語言簡遠如平時諸子復進
以藥公曰吾病殆非藥所能治矣持去毋溷我五月丙

辰夜起危坐甚急詈問家事子弟俱侍立意其遂逝有
哽咽者公從容慰之曰未須訣別也已未廼革治命以
深衣斂勿用浮圖公性孝友方二親以故家令德中遭
亂亡僑寓下邑左右承順無違少與嘉魚令同學於家
父子兄弟間自為知己公哀嘉魚早歿不得大施於世
視其孤不異己子孟兄采以筦庫輸賦京師稍失撿察
比至折閱數千緡公盡力營貸代為償之無難色撫庶
弟棐嫁孤妹具有恩意常以祿不及親為嘆遇珍膳未

嘗盡器雖盛暑不以童子揮扇曰勞人以自佚君子不為也自幼為學則有雅度山林之士有所見聞者必傾巳下之老而不厭巖穴隱淪抱負積蓄不能自見者咸就其所至為之表章好接後進雖齒少且賤與之論辨扣擊如敵巳論薦人才必先器識心所未善不為牢籠以沽名譽鑑別文字是非得失不折之於至當不少止其詭於經者文雖善不與也然亦以是二者忤物速謗致取忌於時最善清江范公德機稱其制作妙入神品

其卒也尤哀之舟過清江撫存其孤子爲之慨然方權
門赫奕公視之邈然雅爲張察公趙魯公所愛敬趙公
之歸公請名復職上從之而趙公不復起矣自餘知公
者雖或淺深不齊然與之言必盡其誠會議朝堂論政
薦士多見容受屢以片言解疑誤出入於濱死亦不以
爲德也娶趙氏系出宋宗室秦邸累封雍郡夫人前公
四十一年卒子男四人安民以廕屢官奉議大夫廣州
路東莞縣尹闕　大夫惠州路府判延平廣東宣慰司

從事秩滿授武緣縣博合寨巡檢翁歸叅政幹公至江西辟爲其省宣使高門未仕女一人適談紱孫男五人虎孫純陽原陽貞陽闕女一闕嗚呼昔者孟子没歴戰國至於秦漢遺經僅存當時號稱能言之倫已莫能盡知其説魏晋而降注意漸廣而好簡者相尚以清虛詞章愈繁而厭末者遂宗於寂滅豪傑之士奮乎其間求一言之幾於道而不可得也至於近代作者勃興而後六經羣聖人之書本諸其身而可以措諸天

下國家者煥然復明於世所謂罔極之恩乎宋熄其炎山林奥學之儒日以老死言之而不謬舉之而不違幾希矣况乎知學之有自而辨其微因其所知以極其所未至者哉公以絶人之資承家世之遠自其親庭傳習已極淵微又得一世大儒以端其軌轍其於前哲之所發明者彙聚部分鑿如金石因言見志慨然有千載之思焉遭遇盛時以經筵冑監翰苑臺閣歷事聖明名聲震於當世固乃遜志於退休之餘玩心於義理之微以

終其身而無間於死生之變吾黨小子益有不足以知之者矣公於諸經之説不專主一家必博考精思以求致用之道謂易因卦立言暢於周公究於孔子首尾完具生乎千載之下而仰觀千載之上以凡人之資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不可下此而他求也嘗得江東謝仲直氏傳授之説以先天八卦圓圖為河圖九數而九位為洛書而十數而五位者為五位相得之圖心雅善之或請著論以伸其説則曰易道廣大何所不該誠得

其自然之數則無往不合也然先儒有成言焉當存之以俟知者其不苟異如此謂學而修之則可以行之者惟禮為然治經者當以為先務其經傳雖多殘闕惟二戴氏書雜以文士記變禮之得於傳聞者不可盡據以為信其餘則堯舜三王之遺說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成制大畧具在不可以淺近窺也然欲因時制宜使不失帝王之意則非明智之士不足以及此嘗欲上泝下沿通古今為一書使後之觀會通者有考焉以見用於朝

弗克就近代儒先君子之衆自濂洛新安諸賢外叅立並出其人皆未易知其學皆未易言也公以高情遠識尚友古人皆就其所存以極其所至而慨夫吾黨之士知之者微矣嘗欲取太原元公中州集遺意别爲南州集以表章之惜篇目雖具而書未及成臨川吳公當弱冠時即以斯道自任據經析理窮深極微莫之能尚也及乎壯歲猶幡然以爲非是知類入德之方上達日新之妙益有同遊之士所不及知而公獨得聞之者矣吳

公沒其書大行讀者各以所見求之往往失其本真公每為推本吳公成己之要以告人而後願學者得以致其意焉嘗言先儒於致知之目其考乎二氏者皆將有所辨正非博聞之謂也盖嘗接其徒扣其所以為說然後嘆夫聖人之教不明學者無所據依以為下學上達之地而欲切究性命之原死生之故其不折而歸之者寡矣其於為文主之以理成之以學即規矩準繩之則以盡方圓平直之體不因險以見奇也因絲麻穀粟之

用以達經緯彌綸之妙不臨深以為高也陶鎔粹精充極淵奥時至而化雖若無意於作為而體制自成音節自合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比登禁林遂擅天下學者風動從之由是國朝一代之文藹然先王之遺烈矣嘗題其稿曰道園學古録門人類而輯之得應制稿十二卷在朝稿二十四卷歸田稿三十六卷方外稿八卷餘散逸者尚多存其可得而編次者為拾遺若干卷嘗言古之君子有所不為其所當為者未嘗苟也故於字書音

律星歷醫藥之說皆留意不倦篆隸得漢人筆意行楷直抵晉唐雖以書名家者咸推讓焉汸以窮鄉晚進無所聞於當世之作

東山存稿卷六

東山存稿卷七

元 趙汸 撰

文

汪古逸先生行狀

先生姓汪氏諱炎昶字懋遠自號古逸民學者稱為古逸先生曾祖沖祖天衢父季安世居新安之婺源新安汪氏繇唐越國公華始顯大中間有諱道安者自歙州兵馬使充婺源鎮都虞候生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太子

賔客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某柱國初自婺源鎮將從三吳鎮因家於上遊十里大畈今大畈汪氏皆其後也先生㓜有竒志然短於記誦常以堅苦自勵至忘飡寐遂於書無所不讀鈎深探賾洞極淵奥雖素號慱學者蔑能加也其學淵源六經得程朱性理之要於言意之表取朱子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書采擇羣書發揮微旨每有得則疏之不汲汲於成書長身脩髯衣冠甚偉動静語默進退之間超然不隨流俗巧利鄙詐之士聞其

風而意消見之者莫不悦然如有所失也宋太學生孫公嵩元京國亡歸隱海寧山中杜門賦詠鍛苦鍊枯淒斷淪絶以寄其没世無涯之悲先生早從孫公遊亦善為詩遂絶意當世發源有江君凱伯幾者許公月卿之客也許公者宋名進士國亡歸隱發源山中制齊衰服之以居竒江君歸以其女故江君亦不求仕而獨與先生遊江氏所居號雪矼有澗泉林木之勝日與先生徜徉其間賦詩飲酒上下古今抵掌劇談以相娛樂世或

比之古者山澤列仙之儔以為非今之士也然先生雖
老矣猶不廢講學時海寧有陳壽翁先生方家居著書
嘗請先生所註四書觀之先生與陳公初不相識即盡
送其書陳公所且告之曰平生無他技能唯不護疾忌
醫是其所長千萬不必致疑於直言也時先生年近七
十猶求益不厭如此陳公每誦其言以勵登門之士先
生教人必使循序而進去華務實勿徇虛名於古文章
得昔人用意深處每指其律度繩削以示人而戒毋輕

作其自為文奇而有法詩微婉遒勁亦時出於悲壯激烈云先生蚤喪父事母孝每先事周旋常恐少失母出一言奉之唯謹家常不足於食然自視無可為者教授之餘未嘗有所計度或反闕不出動十數年然時節必力致美肴饍以奉其親雖老不怠太夫人年登九十若不知其家之貧也至正戊寅夏四月先生寢疾呼其子淮琛使具疏食菜羹既設整冠起坐稍進飯啜羹置筯謂淮琛曰事死如事生祭不必豐羹飯之謂也言訖反

席正身斂手晏然而逝是月二十四日也得年七十八歲娶江氏子男三淮琛照乘為弟禹玉後棠金蚤卒女適詹某孫男三藥樹琪樹芳樹先生卒時皆幼所注四書集疏未脫藁詩文多散佚不存淮琛嘗刻詩五卷於家同郡方公萬里見先生所為詩輒歎曰不意吾州復有此人巴西鄧公善之與孫公有世契憲江東日行部休寧求孫公已捐館因得先生所作賦一篇及他文曰此柳子厚之筆也又有傳先生詩數十篇至江西者蜀

郡虞公伯生見而歎曰此豪傑之士也山林中乃有名作若是者乎其為名流所稱如此新安自朱子後儒學之盛稱天下號東南鄒魯宋亡老儒猶數十人其學一以朱子為宗其論議風旨皆足以師表後來其文采詞華皆足以焜煌一世國初汸祖長卿貳令星源自許公而次如胡公濟鼎吳公遯翁者無不得而友之而滕公山臞方為主簿故家承平時所藏諸公文翰最多汸嘗撫卷慨然以生晚不見前輩為恨及從先生遊然後知

先進之士所以不可及者其立身行已流風餘韻莫不皆有所自云先生之殁從孫叡與淮琛來謂汸宜狀先生行汸謝曰嘗聞録賢者必詳其所終今窀穸之事猶未有期也幸而克襄其何敢辭後十有九年叡始克買地於同里黄荆山高路之原奉先生柩窆焉而以書來告其事則淮琛之死已踰一年矣嗚呼以汸之不肖其能知先生所緼而稱述之耶若先生卓然上友千古則有不待學者之言而有不亡者矣姑録其梗概如此後

有君子尚克表章之

黄楚望先生行狀

先生諱澤字楚望其先長安人唐末有官於蜀者知資州内江縣曰舒藝卒葬資州次子師明留居後遂為資州人師明長子知權知丹山縣事知權長子延節宋初以德行道藝聞拜宣德郎通判渠州討寇有功名入面奏當世利害剴切太祖大悦除大理寺評事兼監察御史以子德潤德全官稍顯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季曰德

柔先生十世祖也五世祖拂與二兄播揆同年登進士第蜀人榮之為賦詩稱美其事考某字儀可以孝友聞累舉不第隨兄驥子官九江蜀亂不復能歸因留家九江而貧日甚矣先生生有異質日誦數千言年十二三即盡通當代進士經義論策之學內附國朝年十六矣慨然以明經學古篤志力行自厲好為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則復苦思如故嘗見邵子論天地自相依附既以此思之因及河圖洛書渾天蓋天吾道異端不同之故

以為格物致知之端孰有大於此者晝夜思之弗得弗措也年二十餘始旁通古今史志别集詩文皆不習而能詩尤超邁清美久之於周程張朱之書有得作顔淵仰高鑽堅論以自勉是時行省鉅公猶有尊賢敬學者屢以書院山長之禄起先生教授江之景星洪之東湖考滿即歸閉門授徒以為養悉取六經百氏傳註疑義千餘條離析辯難以致其思不復言仕矣始先生嘗夢見夫子以為適然既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親授

所校六經字畫如新其家無一畝之殖而決意歸休以六經絕學為已任葢深有所感發也時大德甲辰先生年四十五矣自是以來十餘年間屢悟聖經隱賾之義凡數十處而失傳之㫖以漸可通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公以致其寤寐不忘之意時郡守寓公猶有能敬重先生者待先生以學校賔師之禮月致米六斛鈔三十千葢國初賢守設此以奉致政寓公之無歸者方二親高年陋巷破窻不蔽風

雨先生敬恭奉持菽水驩然如有三牲之養也又十餘
年而二親相繼終先生年近六十矣數經歲大祲家人
采木實草根療饑行部有蔡副使者考學者之籍謂先
生一耆儒爾月廪太豐削其三之二時先生老不復能
教授而家人輩饑寒自此始矣當其絶食相視默默不
知所出而先生瞑目端居涵泳優游未嘗少變或與客
談論終日揖讓如平時客不知先生未飯也然終不為
一日降志以謀溫飽唯以聖人之心不明經學失傳若

已有罪用是為戚蓋自昔所聞儒學之士貧屢空之以終其身未有若斯甚者而先生晏然曾不少動其意非有高明卓絶之見堅苦特立之操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卒於至正六年丙戌　月　日得年八十有七以郡人王儀甫所歸棺斂九江學者蓋少先生又深自韜晦不求聞知唯待人接物則無貴賤長幼一致其誠故死之日遠近聞者莫不哀之娶某氏子男二聖予幼者早夭女二劉齊賢徐可久其婿也孫男二女一先生於經學

以積思自悟為主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為則故其悟也或得諸幽閒寂寞之餘或得諸顛沛流離之頃或得諸疾病無聊之日或得諸道途風雨之中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然後由伏羲神農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其人倫之端禮樂之本皇道帝德神化宜民之妙井田區畫之初封建自然之勢鬼神祭祀之始神物前民之

用起數立象之機聲教文治之原制作因革之漸忠質文巽尚之體世變禮失之由以力假仁之習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者於是易春秋傳註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歷代聚訟不決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氷解凍釋怡然各就條理蓋由專精積久而後得之每自以為天開其愚神啟其秘也其於易以明象為先以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為主而其機括則盡在十翼作十翼舉要以為易起於數因

數設卦因卦立象因象起意因意生辭故孔子曰易者象也立象以盡意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聖人言易之為教如此易不可廢象明矣由象學失傳漢儒區區掇拾凡陋不足以得聖人之意而王輔嗣忘象之說興至邢和叔則遂欲忘卦棄畫雖以近代鉅儒繼作理學大明而莫能奪也作忘象辨有一卦之象有一爻之象或近取諸身或遠取諸物或以六爻相推或以陰陽消長而為象學者猶可求也然有象外之象則非思慮意識

所能及矣而況於立例以求之乎李鼎祚綴緝於王氏棄擲之餘朱子發後出而加密丁易東繼之而愈詳聖人立象之妙終不可見作象略象學既明則因象以得意因意以得辭陰陽消長有一定之幾上下貴賤有一定之分善惡吉凶有一定之則位之當者孔子無由獨言其非卦與爻之小者文王周公固不謂之大然後知三聖人之易一而已矣若舍象而求則人自為易不期於異而自異作辨同論嘗曰易有八卦有六十四卦有

三百八十四爻有大象有小象有大傳繫辭有說卦有序卦有雜卦有河圖洛書蓍策之數學者當隨處用工各詣其極至於一以貫之而後全易見矣其於春秋以事實為先以通書法為主其大要則在考覈三傳以求向上之工而其脈絡則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以為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近代乃有夏時冠周月之説是史法與聖法俱失也作元年春王正月辨又以為説春秋有實義有虛辭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

求經不純以襃貶泥聖人酌時宜以取中此實義也貴王賤霸尊君卑臣內夏外夷皆古今通義然人自為學家自為書而春秋迄無定論故一切斷以虛辭作筆削本旨又作諸侯取女立子通考魯隱公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作丘甲辨凡如是者十餘通以明古今禮俗不同見虛辭說經之無益嘗曰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自然退聽矣其但以為録實而已者則春秋乃一直史

可修亦未為知聖人也其說易有常變而春秋則有經有權易雖萬變而必復於常春秋雖用權而不遠於經各以二義貫一經之旨嘗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蓋古者占筮之書即卦爻取物類象懸虛其義以斷吉凶皆自然之理乃上古聖神之所為也文王周公作易特取一二立辭以明教自九簭之法亡凡簭人所掌者皆不可復見而象義隱微遂為百世不通之學矣魯史記事之法實

有周公遺制與他國不同觀韓宣子之言可見聖人因魯史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則必有與史法大異者然曰其文則史是經固不出於史也今魯史舊文亦不可復見故子朱子以為不知孰為聖人所筆孰為聖人所削而春秋書法亦為歷世不通之義矣先生所謂癈失之由有相似者蓋如此又懼夫學者得於創聞不復致思故所著書目雖多皆引而不發乃作易學濫觴春秋指要經旨舉略稽古管見示人以求

端用力之方而易春秋全解則終身未嘗脫稾示人也其辨釋諸經要旨則有六經補注詆排百家異義則取杜牧之不當言而言之意作翼經罪言其論周禮以為六官所掌皆修唐虞夏商已行之事雖有因革損益或加詳密而大體不能相遠非周公創為之制也古今風俗事體不同學者不深考世變而輒指其一二古遠可疑者以為非聖人之書此不難辨獨其封國之制與孟子不合則所當論蓋孟子所言因殷之制周官乃國家

之制也討武王興周殷諸侯尚千有餘國既無功益地亦無罪削邑此當仍其舊封百里之下為三等如孟子之說乃若周公太公有大勲勞及其餘功臣當封爵與夫並建宗親以為藩屏豈可限以百里之法哉自當用周制耳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是書當世學者鮮得見之則周家一代之制雖孟子亦有不能詳也其於官屬多寡之由職掌交互之故錯亂之說發尤精當其祭祀之法則兼戴記而考之作二禮祭祀述畧禮經復古

正言其辨王肅混郊丘廢五天帝並崑崙神州為一祭之説曰祭法虞夏殷周皆以禘郊祖宗為四重祭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祭天地以嚳配即圜丘方澤是也郊祀上帝以后稷配建寅之月南郊祀感生帝以祈穀也四時祀五天帝於四郊以迎氣也祖禘嚳以后稷配尊始祖之所自出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總配五天帝也其後則祖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宗武王於明堂以配五帝凡此皆鄭氏義也故周禮

大司樂註以圜丘方澤宗廟為三禘葢天神地祇并始祖之所自出為三大祭皆五年之禘也郊次圜丘社次方澤宗次祖皆常歲所舉之祭也東遷壞財匱大禮遂廢所修唯郊社二祭故圜丘方澤二禘傳記亦罕言之非淺聞所及矣周禮有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之文天地主於一故稱祀上帝四望非一神故稱旅肅欲以圜丘為郊可乎司服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曰亦如之則五帝之祀與昊天上帝非

一祭矣肅欲混之可乎孝經稱嚴父配天又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易豫卦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亦天神也肅欲廢五天帝而以五人帝當之可乎崑崙者地之頂神州者地之中皆天地之所交也地而主崑崙神州非是設此二祭乃求神於二處大地神靈莫測不知神之在彼乎在此乎故求之於彼亦求之於此也康成以方澤主崑崙北郊主神州北郊不見於經誤分為二王氏由

此并崑崙神州為一祭而遂謂北郊為方澤可乎若鄭氏知樂九變之祭為禘而不言及嚳又以為禘小於祫此則其失也故斷之曰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晉武帝肅外孫也故用其說并方圜二丘而祀南郊歷代無所因襲而周禮天神地示人鬼極盛之祭遂為古今不決之疑矣其辨感生帝之說曰姜嫄履帝武敏歆而生后稷周人特為立廟而祭謂之閟宮君子以為聖人之生異於常人無異義也況乎生民之初氣化之始

五天之精感而為帝王之祖亦何疑乎五帝感生之祀上世流傳既久非緯書創為之說也且河圖洛書著策之數皆緯文也其可廢乎其辨胡仁仲以社為祭地曰二社以享水土穀之神而配以勾龍稷非祭地也禮天子諸侯羣百姓大夫及庶民皆立社故有王社侯社大社國社置社之名其義高下不同如此而謂之大示之祭可乎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辱之也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是責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責可

辱乎周禮王祭社稷五祀則希冕以社稷下同五祀而用第五等之服不得與先王先公四望山川比則社非祭地明矣傳曰戴皇天履后土是后土則地也周禮大祝大封先告后土大師旅大會同宜於社又建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舜典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六宗者上下四方之神即五天帝及地也故其祀在上帝之次山川之前周禮四望與五帝同兆于郊又與祀地同玉又與山川同祭服則四望者祀地之四方也

又有分樂所祭五土之示祭地之禮不止於方澤矣而欲以社當之可乎周禮以圜丘對方澤以天神對地示以蒼璧禮天對黄琮禮地以祀天旅上帝對祀地旅四望書及禮記乃多以郊對社蓋郊祀上帝社祀水土之神其禮專圜丘方澤徧祭天神地示其意廣遠分為四祀明矣天地之道高深玄遠大神大示不可煩凟故歳事祈之於郊而水土之變則責之於社此古人立祀深意也胡氏家學不信周禮故率意立說如此大抵先生

之意以為聖人制禮遠近親疎高下貴賤皆有自然之序必通其本原而後禮意可得蓋圜丘所祭者全體圓轉之天總南北極赤黄道日月星辰所麗者而言故主北辰而曰天神皆降是總祀天神也上帝者高高在上之天以其在上而為主宰故曰上帝分主五方故曰五帝合上下四方而言則曰六宗皆天神之分祀者也方澤所祭者全體承天之地總山陵川澤極天所覆者而言故主崑崙而曰地示皆出是總祀地示也地有四方

望其方而祀曰望五岳四瀆之祀曰山川川澤山林丘陵墳衍原隰之祀曰五土水土之祀曰社皆地示之分祀者也所謂自然之序蓋如此其辨趙伯循王者禘其始祖所自出之帝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而不及羣廟之主曰大傳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善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以禘與祫對言則禘祫皆合祭通上下文見之也蓋諸侯之祫猶天子之禘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及其高

祖是有廟無廟之主皆在而又上及其太祖高祖故謂之祫天子則於七廟及祧廟之上更及其所自出之帝故謂之禘也若曰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反不及有廟無廟之主寂寥簡短非人情矣故程子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爾雅禘大祭也非大合昭穆何以謂之大祭乎字書訓釋曰禘者諦也審禘昭穆也若非合祭何以有昭穆乎蓋后稷有廟郊既祀帝嚳雖配天而無廟不可闕人鬼之享故五年一禘則后稷率有廟

無廟之主以共享於礐所以使子孫皆得見其祖又以世次久遠見始祖之功德為尤盛也况后稷之廟毁廟數十世之主皆藏焉豈可當享礐之時而屏置之乎蓋禘祫所以相亂者由天子諸侯之制不明先儒或推天子之禮以說諸侯或推諸侯之禮以說天子不知諸侯之禮有祫無禘天子之禘禮必兼祫雖其意不主合食而率子孫以共尊一帝自然當合食矣禮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蒸則是天子祫祭隨時皆用也其辨成王

賜魯天子禮樂曰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為天子諸侯不易之大法身没而王與伯禽躬為非禮以享周公成王賢王魯公賢君必不至是以魯頌白牡騂剛推之則記禮者之過也禘者殷諸侯之盛祭周公定為不王不禘之法故以禴代之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王室故命魯以殷諸侯之盛禮祀周公以示不臣周公之意故牲用白牡白牡者殷牲也騂剛魯公之牲也又可見魯公以下皆合食於太廟而禮秩初未嘗敢同於周公又

以春秋推之則亦非常歲之祀成王斟酌禮意蓋如此而非有祭文王為所自出之禮如或者之云也其禘於羣公之廟則後世始僭之然晉亦有禘蓋文公有勲勞於王室欲效魯禘祭而請於天子故得用之也若夫東周諸侯為所自出之王立廟稱周廟如魯與鄭是也然止謂之周不敢以祖廟稱之諸侯不敢祖天子也然則子孫亦不敢與享於廟單祭所自出而已祭用生者之禄則亦用諸侯之禮而已若魯既得禘於周公之廟則

周廟亦應用禘禘必有配則固宜於文王廟以周公配也若據趙氏則魯本無文王廟止於周公廟祭文王臨期立文王主與尸以享之此於禮意實不相似若以為有文王廟則是自文王廟迎尸以入周公廟以父就子以尊就卑必不然也魯之郊大雩則平王之世惠公請之是以得郊祀蒼帝而三望雖僭而猶未敢盡同於王室也蓋以魯有天子禮樂為成王賜者本明堂位祭統以為惠公所請者出呂氏春秋魯鄭周廟晉有禘祀見

左傳先生以經證經而折衷百氏之說多如此其辨說詩之失以為古者重聲教故采詩以觀所被之淺深然今三百篇有出於太師所采者周南召南是也有録於史官而非太師所采者豳風及周太史所作是也其餘諸國風多是東遷以後之作率皆諸國史官所自記録方周之盛美刺不興漢廣江沱諸詩雖是諸侯之美而風化之原實繫於周其後天子不能統一諸侯諸侯善惡皆無與於周故不以美刺皆謂之變風以其不繫於

二南而各自為風也周禮王巡狩則太史太師同車又其官屬所掌皆有世奠繫之說方采詩之時太師掌其事而太史録其時世及巡狩禮廢太師不復采詩而後諸國之詩皆其國史所自記録以考其風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左傳於高克之事則曰鄭人為之賦清人莊姜之事則曰衛人為之賦碩人必有所據矣故大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是說詩者不可不辨

采詩之時世也黍離降為國風此時王澤猶未竭也故人民忠愛其君猶能若此其後聽旣玩而言者亦厭遂與之相忘則雖國風亦不可復見至此則書契以來文治之迹始剗絶矣以時考之國風止於澤陂在頃王之世當魯文公之時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故說詩者尚論其世也先生經學自得之說為多以其書不傳故掇其關於體要者著之當其時唯臨川吴文正公辨學正誼盡通諸經最為知先生者後吴公拜集賢之命至

揚而還養疾九江濂溪書院初見先生所著易學濫觴春秋指要心大善之題其卷端曰楚望父之著經也其志可謂苦矣易欲明象春秋欲明書法蓋將前無古而後無今又得六經補注觀之謂學者曰今人無能知黄楚望者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其人乎亦為序以歸之其略曰楚望貧而力學讀易春秋周官禮記為之辨釋補注弘綱要義昭揭其大而不遺其小究竟謹審灼有真見先儒舊説可信者拳拳尊信不

敢輕肆臆說以相是非用工深用意厚以予所見明經之士未有能及之者也晚年見此寧不為之大快予予歎美之不足因以驗於學者蓋必於諸經沉潛反復然後有以見其用工之不易用意之不苟云然先生雅自慎重其學未嘗輕與人言以為其人學不足以明聖人之心志不以六經明晦為已任則雖與之言終日無益也學士李公溉之使還過九江請先生於濂溪書院會寓公縉紳之士躬定師弟子禮假館廬山受一經之學

又將經緯先生家為子孫計先生謝曰以君之才輟期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予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李學士為之歎息而去或謂先生幸經道已明於已而又閼於人如此豈無不傳之懼乎先生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子以為區區人力所致乎德化縣令王君子翼請刊補注藏先生家先生猶慎重之非其人不傳也薦經寇亂故宅為墟遺書之存者鮮矣悲夫先生

寧使其學不傳於後終不肯自枉以授諸人是故能以數十年之勤盡究諸經於闕塞之餘而不能使聖人之心大明於天下後世蓋其道若是也豈非天乎昔者吾夫子賛易删詩定書正禮樂修春秋將以為百王大典遭秦焚書滅學帝王經世之法遂斬然泯絶於斯時蓋自開闢以來宇宙横分一大變也鄭康成當專門固陋之世以一家之學纂釋羣經具著成説孔頴達考覈百家大明鄭義雖於聖人之道無聞而慱古窮經斯亦勤

矣自是四百餘年習為定論至宋清江劉原父始以聰明博洽之資據經考禮欲盡排周秦以來傳注之失宋代經學之盛劉公實張之而說者日親矣及子朱子出而羣言有所折衷遂定於一猶吾夫子之志也然朱子於易簡其辭微其義將使皆得自致於經晚歲猶拳拳禮學而弗克論著其成書貴闕疑而又深疑古今文之異體春秋獨得書法廢失之由折衷諸傳各極其當矣而門人學者於二經師說不能有所發明故君子論古

今經註以為自朱子詩集傳之外俱不無遺憾也先生乃欲以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傳物考古之功加以精思沒身而止此蓋吳公所謂前無古而後無今者也嗚呼其遂不傳也歟汸始拜先生於其門請問治經之要先生念其遠來不以為不可教告之曰在致思而已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為思也請問致思之道先生曰當以一事為例禮女有五不娶其一為喪父長子註曰無所受命近代說者曰蓋喪父而無兄

者也女之喪父無兄者多矣何罪而見絶於人如此其非先王之意明矣姑以此思之或二三年或七八年倘得其說則知先儒說經其已通者未必皆當其未通者未嘗不可致思也汸退而思之女之喪父無兄者誠不當與逆亂刑之子同棄於世久之乃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曰無所受命註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朞功之親皆得為之主矣嘗以質於先生先生曰子能如是求之甚善然六經疑義若此者

衆矣當務完養而慎思之毋輕發也遂授以求春秋之要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内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汸思之經歲不得其說先生為易置其語曰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内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汸蓋自是始達春秋筆削之權乃知先生於六經之學以其所自得而教人者盖如此惟易所

謂象外之象則有不可得而盡聞者嗚呼悲夫有遺恨矣謹述先生世家文行大概與其經學復古之功如右伏惟立言君子以當世斯文為已任者尚克表章之至正十有二年十有一月朔學生新安趙汸謹狀

長樂縣程令君行狀

令君諱願學字希聖别字節卿徽之休寧人其先自晉新安太守元譚以治郡有績錫褒詔賜田宅於郡因留家焉十三傳而至忠壯公父子以節義顯於梁陳廟食

其鄉子孫碁布天下而休寧之族尤繁衍多聞人君上
距忠壯公二十有六世十二世祖南唐檢校中丞澐始
占居邑南汊川曾祖大明祖自得父逢午字信叔再領
鄉薦一為魁不第即棄去舉子業弗為家居教授所學
日益精詣族父勿齋先生雅敬之每過公所談論輒竟
日數郡交薦版授紫陽書院山長著中庸義説數萬言
益暢朱子之㫖以為教學者多所發焉秩滿授嘉興路
海鹽州文學命下而卒追贈承事郎徽州路同知婺源

州事母吳氏追封宜人子二人令君其嫡長也少卓犖
有竒志慎交游重然諾以行義自砥礪甫冠游京師鉅
公名士莫不傾倒嘗黎明與其友出郭外道過大第友
入謁謏令君少俟比出已暮令君猶儼立不去蜀人趙
公炘職祕府聞而嘉之即造令君與語大悅即日挈行
李過其館授策焉居無何有旨脩職方氏書趙公亟薦
令君入書局書成同輩俱被優用令君獨後久之乃擢
從事兵部部從事數十人惟令君為南士毅然特立儔

列不敢慢嘗奉旨將段帛勞諸侯王之戍和林者闕

王事屢往來嶺北不以艱遠辭也秩滿調鎮江路司獄

旦暮出入犴狴察其寒饑疾疾者而時其衣食嘗歎曰

彼固罪人然或以非罪死則豈天討之謂哉比滿幾無

以為歸適有詔下府君乃以令君宣詔諸邑時使者所

至郡邑皆斂諸民以為之贐府君夙敬令君欲以是為

歸計也比至屬縣卒事吏以常例致贐令君呵曰我以

賫詔來而取民財以去乎督其還諸民而後行比至他

邑亦如之還湖洲武康縣主簿明法令申約束革其弊政豪右武斷者娼之相率重賂大府俾令君以他役入京比還則以憂去職矣服除轉循州長樂縣尹循介閩廣之交遠官者蠻夷其民弛法廢度肆其貪虐依托官府剥下歸上者縣率數百人而長樂以僻遠尤甚居民迫漁奪困征斂率逃竄他郡其尤桀黠者負險隘操鋤梃以自衛閒有出身奉上不避徭者脏猾利其資産中以他禍足涉城市而家破矣君始至則盡得其姦黨巢

穴發以他事悉斷遣還其鄉里整飭案牒申明德意植貧弱寛徭賦分遣耆老入其鄉申諭朝廷治意民信其所為流亡之衆來歸者不可勝紀縣治所寓生聚日蕃漸可比内郡都邑乃建先聖廟於治之西南勝地擇其士之有學者為之師山谷之民大冠長裾來游來息彬彬然見先代之遺風焉時上司人往來屬邑輒托散土宜以釣重賄邑則揞諸民以贈之君獨却不納而自割俸薄贈之人知君風裁不敢受而遂不復來矣如往他

邑則閭道不敢令君知之邑有賴某妄訴黄某刼掠財物事連數十人黄被訟不知所為舉族逃匿已五載矣州移檄下索罪人甚急黄聞令君至即詣公庭自歸君呵曰汝盜也而逃耶黄泣訴曰某與賴爭攔埸耳非盜也不逃即舉家虀粉矣今聞邑有賢君願得自明君曰汝竄者甚衆令一人來安能明乃與刻日令盡領同竄者至黄諾而去上司以君擅縱强盜問罪黄所領先期至郭夕聞之皆散去黄獨嘆曰我寧死不忍累程縣尹

也乃受逮州嘗以他名色斂民財憒君不受命欲因此中傷之令黄誣君前嘗受賕黄曰某陷非罪不能自明寧忍賊陷忠良耶考掠備極酷毒至死終無一語涉君州猶訊連坐十餘人會部使者詹俣行郡直其枉君乃免民有死非命者其妻訴不願理君呵曰此即殺人賊也一訊即服事連富人請以萬緡貽君君不納富人懼重賄大吏移鞫他縣冀得行已志且以成君罪君仰天歎曰使殺人者皆可以財免罪則有財者皆可殺人耳

天地鬼神其可欺乎他縣果問如富人意吏抱成案將
署忽大雷雨晝晦棟折瓦墜官吏震駭失文書所在竟
置不敢復問羅江五峽諸獠時出掠邊境大府發兵捕
治畏盜不敢逼遣介誘諭令納鈇折弓刀即以獲寇反
命豪酋視官府如無為暴益甚民甚苦之會有羣獠入
鄰境刼財物殺人盈道郡邑吏不敢問反致羊酒囑使
他去盜果入長樂境君自領卒要之於道縛其渠魁七
人餘悉散走邑簿尉懼變盡室宿舟中視緩急為去留

君不為動曰寇來吾自當之集吏民授以方畧使各分守隘要益遣卒捕逐其餘獠大懼終君任不敢涉足長樂境邑素多火災民言城隍神衣朱所致請易之君曰火災由民不謹爾乃下令浚溝池脩火具廬舍苫蓋者易以瓦在職五載火不復作民以為神相之矣長樂去家數千里僅以一僮自隨五六年間介然如一日也秩滿歸舟行至廬陵之十八灘以疾卒時子植在侍遂斂以時服元統乙亥年六月十七日也君生於至元丙子

五月四日壽六十歲植奉君柩歸葬於里之深坑源後十年甲申君之執别駕王公巴延徹爾來官於蔽訪得君之子講通家之好比滿謁選於京求得君歴仕政績于吏部朝命以承直郎真定路中山府判官致仕實至正八年六月也令君氣稟剛明資貌挺特而操行清苦且承故家令德凡所交皆國初老成鉅公其所薫陶以成就者為有自來故歴官中外忠而不訣勤而不擾廉以自持誠以接物又明練法律以輔之是以遇事有立

不以禍害變其所守而宰物者亦赫然臨而鑒之非其操心行事不愧不怍者能如是乎君没後客有游江西虞公伯生之門者公聞令君已没歎曰斯人有用世之才若在今日急緩可仗惜其年未甚遠位不足以展布其才耳其為當世名流所知類如此夫人滕氏贈宜人令君無子弟幼學早卒子男女四人君撫之如已子植其季也遂為君後孫男二性上經孫女三人汸雖不獲識令君而締交於植且聞君家世及君持身莅官之實

為詳切謂於古循吏無愧也故為述其梗概俾上之太史氏以圖不朽焉至正十四年夏五月望日里生趙汸謹狀

節婦吳氏婉傳

王綱妻吳婉者與綱皆和陽含山人也年十五歸綱時淮西已亂居二年兵至含山婉從舅姑匿梅山深谷中兵猝至家人駭散婉為一賊逐得迫使出山行遇綱叔克昭及弟維婉問曰父與母安在克昭曰不知也復問

綱安在曰亦不知也婉曰既父母與吾夫皆不知所在我將安歸遂投道旁之水中賊以矛接之不及乃刺殺之踰一月克昭始得與家人相見具道婉死時事如此綱竟不知所終綱父克仁字子安憫其婦之罹於難也每為人道其事金華儒者多為文辭稱美之且目曰吳貞媛云新安趙汸曰自喪亂以來婦人女子能執節不撓者往往蹈白刄而無悔其不幸倉卒不獲死地者可勝言哉王氏婦齒甚弱遇强暴能得其死亦可謂賢矣

故為述其事以遺子安且以慰綱云

資善大夫淮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汪公傳

左丞姓汪氏名同字仲玉始名武同避叔父諱也其父德潤以子不育故禱於雷壇是夕夢神降雷作覺而同生身長瘦黑其先世多業儒同獨不肯事筆墨蹦跟不檢束母夫人葉氏怒其不成器輒自矜曰同兒成器乃與人異與羣牧戲為分隊立長教以坐作進退法曰吾為將帥則於某處立營於某處置旗鼓羣牧悉聽命見

者異之十五渡淮北行買馬交淤諸軍校習騎射所有
貲貸盡喪不能歸過廬江縣鷺鸞橋間沽遇貧道者與
飲道者曰吾能推命汝勿憂十年後當以武功顯名傳
天下官二品慎保令終語訖出門即不見及歸所假稱
貸不能償父怒同曰兄為償之吾力耕以養父母不累
于兄兄𢿙儒者也信其言且曰勿詒父母憂償盈其數
計錢二千四百二十緡終亦不事耕耨至正壬辰兵起
蘄黄號紅巾破江饒閏三月二十一日陷婺源知州張

士謙力禦不克被擒死江州鄉里遭焚掠逃竄乃推同
為首依山谷保聚捍禦之同分署部衆後乘五嶺前倚
溪谷寇不敢犯兄叡走官軍所陳策以決進取平章薩
木丹巴勒喜曰得子兄弟無憂矣癸巳三月薩木丹巴勒統軍自
嚴復徽以元帥韓邦彦鎮撫鶚爾軍復湖州廣德以會
于徽三月同率衆破賊栅殲渠首開五嶺道路獻馘轅
門於是特古勒德爾軍由回嶺進元帥劉托音軍由亭子
嶺進同先領兵直趍州城四月一日復婺源州捷聞平

章遣使賚白金五色段新楮二萬劵賞之著義兵千户
李義兵協輔官軍由浮梁界迎合邦彦哈瑪爾軍馬復饒
郡四月十六日李先官兵由澆嶺迎會浮梁二十二日
寇兵大至邦彦分隊逐敵大破之積尸滿野三戰乘勝
前趨五月一日復饒州捷聞平章遣使賚勞同為餘干
州同知叡為浮梁州同知叡即辭歸邦彦苦留之對曰
叡本田家不閑軍旅遭寇荼毒忠憤激切以至此仰叨
戰勝之威饒既平定則發源山中可以少安上養親下

教子其素心也功名非所望弟同為國吾當為家耳秋寇再至時歲旱饑甚故饒之民競趍焉同從邦彦軍七月至十二月大小八十餘戰每先鋒破敵往往運鐵簡冐矢石出入賊中或出其後衆皆披靡無能當者由是同之勇鋭善戰無不稱服左丞羅羅至饒首嘉勞之㮚岊勒曰同戰功多亦數危殆宜稍優之甲午正月委鎮圓溝八硐橋時饑饉之餘盜出没掠人以食八硐橋驛道百餘里無人烟使人行商不敢過同設法招諭擇害

人者殪其一二以警由是驛道無虞七月調守浮梁賊

至輒敗去先是萬户汪保移鎮西營賊無所忌不意同

至戰敗自相謂曰不料汪老子又來同夜率壯士突賊

營入之汪保憤已無功乃曰吾守西營同知自往守景

德鎮汪保居西營未逾月賊破西營擒之即據浮梁同

往復之請官鎮禦且辭病歸使者踵至同曰吾隨軍守

饒身經百戰不敢僥朝廷官爵但士卒饑疲多亡潰吾

亦病弗能堪矣時福通元帥鎮徽知同還家舉為府判

乙未三月到郡四月往鎮祁門元帥馬國寶信左右誘語同謝病還休寧七月宣州陷江東憲使周伯琦得脱賊庭來駐嶽禮請同會元帥楊英軍復宣進遇苗軍帥楊完者欲拉同往杭同不行以病還婺源饒自平章薩奔巴勒去後朝廷以托克托鄂爾和並為元帥分統薩木丹巴勒軍遇賊勦捕条政恩寧普軍鎮州城鎮撫哈瑪爾素以戰功不受約束由是軍不統一賊得乘隙而進官軍潰恩寧普軍還駐婺源以東帛玄纁起同知婺源州事賊已

至境內諸軍無鬬志十二月同與賊戰于横槎嚴坑還謂諸帥曰軍士宜并力為國除賊婺源不守又退往何地人無應者明日賊至城西同方給諸軍糧未甲即上馬出北門溪塝遇賊與鬬道狹劔戟弓矢皆莫能施賊乘高下矢石同稍却馬失足墜荷池同躍出拔劒鬬且却賊還視不敢逼十二月之二十五日也因步追及恩寧普軍於開化之翁溪身被數創恩寧普躬傅善藥劉脫因解衣衣之畀所乘馬揚於衆曰汪知州膽勇才畧

諸將孰能及之同駐開化之馬金募兵守險阨休寧俞嵋集民兵據嶺南溪西之險以抗賊兵不能勝以其從兄士英岳卿來告急同曰我軍士未集之器械不可往士英強之曰嵋於公為懿親以公故據險抗賊以待公一往兵氣自倍不往則鄉里之人旦夕虀粉矣同不得已出白霽嶺應之丙申正月十三日也軍士糧乏嵋請進兵同曰賊初至必衆我軍士未集芻糧器械皆無進不成功徒禍鄉里此行不過為聲援耳十五日同退駐

馬金賊衆大至嵋走士英逃匿賊追獲殺之其子茂逃
從同為先鋒長叅政恩寧晉以休寧縣尹起叡招諭休
寧婺源人人響應於是兵益集四月同分部署嚴隊伍
令汪德賢汪圭為左右翼器械稍備吳觀國吳止善葉
宗茂汪周來從者衆而觀國宗茂為播弄握權叡心惡
其姦貪邪媚不與同事四月十七日兵渡馬金嶺至羊
棧嚴賊來戰敗之至鳳林又敗之高梘渡又敗之二十
三日復休寧五月二日復徽州會深渡官兵進駐徽城

升府治中實授承直郎徽州路府判五日領兵復黟縣六月復祁門同毎先鋒破賊軍士乘鋭氣所向無前牒萬户朱文選守祁門還軍休寧道見有父子代牛耕者下馬撫問以牛與之遠近感悦叡方奉二親開化恩寧普遣使要叡至委集餘兵督守諸險阨以為同聲援其父謂叡曰婺源乃祖宗墳墓所在汝留意况汝弟左右持忠心者甚少叡於是招諭婺源遺同書刻日會兵中平五月十九日同軍渡五嶺二十日復婺源會合元帥

達年等軍駐守二十五日還駐軍休寧升浙東道僉都
元帥斂駐中平結集民兵以衛鄉里六月二十一日賊
復來婺源守兵潰二十六日斂領兵與賊遇輒勝進復
婺源升攝婺源知州分兵設策守饒境賊不敢過會元
帥達年特穆爾萬戶王敬田松山軍來婺源不肯駐州
治於河西寅坑口樹柵自固縱軍四出殺掠不已八月
斂見諸軍不進自領兵破汪可梅田砦九月同領軍二
萬餘衆破西坑克田鳳游山諸賊砦直抵浮梁連與賊

戰皆捷將乘勝往復饒城因達年二帥忌其成功要絕餉饋乃還軍欲與戰叡力止而和解之遂還休寧元帥劉玖來鎮徽貪暴為甚同往浮梁吳觀國以帥府都事權府不以禮交玖又徇私專殺以造釁端人以忠言告者皆為觀國所抑過叡嘗言趙汸學識高遠可為師表事宜咨而後行汪幼鳳正直可為輔至是汸極以書言繼又面論其故并幼鳳皆為觀國所短毀不聽用玖先以小恚收其梟將汪主曹馬汪德賢殺之將以計取同

同手殺其騎兵五人奪其馬擒其一人而語之曰縱汝還語劉元帥我與元帥俱為國家除强暴豈料肆貪暴之欲少不遂意即以計殺害忠良如必欲戰請元帥約日親陣吾不敢避勿為此盜賊見識玖知同不陷其計曰吾不可留也還軍駐嚴趙小九元帥以私憤與玖戰玖敗走衢宋監司殺之十二月使者至升同為朝列大夫郡府治中兼浙東同知副都元帥郡帥巴爾斯請同俱守嚴同至郡即議脩城壘且曰近有强敵退無所歸

宜完城為固守計有司皆憚其煩勞巴爾斯懦而無斷同曰決在元帥元帥世守此郡同亦生長此土不宜再為嚴陵客也巴爾斯應曰汪元帥且飲酒明日議之同曰國家大計豈可以酒廢議元帥如不欲脩城則元帥精兵皆在祁門宜令還駐郡同以所鎮休寧兵進守祁門庶亦兩便巴爾斯曰甚善同還休寧巴爾斯又聽左右言以祁門軍不可移而止同曰是豈可與同事丁酉三月鎮南王專使致書嘉勞江浙省平章慶通薩木丹巴勒

書問不絶五月丞相達實特穆爾以天子所賚酒賜同七月鄧院判由宣來取徽逾三日同日夜往攻之有備弗克而元帥達年特穆爾由婺源攻其後歙方以母憂家居吳觀國潛逃遂安李克魯本以進士爲帥府都事與同甚相得時留鄧軍中以書告曰元帥前後受敵計將安出幸至中途論心不必疑也同先以宗茂余善往克魯果於黄墩候之曰吾謂汪公必至乃疑我邪須面可言耳宗茂還言克魯候於黄墩元帥勿惜一行也至

黄墩從者曰前途具饍候元帥數步即是過黄墩則壯士百數騎突出克魯曰主將請元帥相見同抽劔欲自刺克魯走抱止之曰天下豪傑自有人元帥平日以意氣相許與親見然後知之即馳馬偕至郡鄧院判請往金陵遂見相國俾平婺源寅坑口營栅還居郡城戍戍從鄧取嚴還送妻孥往金陵居而已以院判鎮婺源築城治兵始戊戌十二月歲己亥冬告完為四門門各重簷複屋城上環樹楊柳官舍倉廪一新於是饒之德興

浮梁皆來附儒賢并歸軍集食足分兵教戰名譽甚隆
初吳觀國逃遂安依長鎗邢同僉邢自歸于婺州觀國
叛邢以歸緣同族父周以請同欣然招之觀聞與同書
曰觀國當危難則逃事有緒則來豈可再令隳成業乎
同得書笑曰寧人負我觀國再至日言事艱厥成又福
建以省叅政致同江浙以樞密同僉徠同庚子六月同
領軍征饒駐太陽渡竟單騎潛往浙丞相達實特穆爾
奏為樞密同僉且曰虛此以待君有日矣張太尉又以

禮召至姑蘇同見張心不純潛迫致丞相達實特穆爾諸大臣於死乃往淮安與史左丞見氣義殊洽與議中原事曰李察罕公忠足任往一見之可也乃行見李公曰明公以身任天下之重宜廣攬英傑為天子掃清寰宇建萬世不拔之基李公曰善相見恨晚曰吾中原事定平江南當自姑蘇始君遠來必朝見主上竭所欲言還則與君定約同朝京拜資善大夫淮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御筆褒寵曰江南忠義之士還江南見李公公

曰張士誠非忠於國家者旦夕當聲罪致討君與史君宜協力焉同曰諾還淮安史適與張有隙亦委心於李未幾而李為賊降將田豐所害史曰不幸及此志不獲施宜要金陵兵往取姑蘇則不暇我謀可待中原事定尋為之計乃遣使授書往金陵使本姑蘇人至中途嘆曰吾寧往姑蘇為保妻子計張得其所通金陵書大怒出兵高郵張四平章與史素相得招與言事同曰往不可測也史曰將卒家𠭊姑蘇必有所顧一也中原事如

此後援未可恃二也金陵兵未即向太湖三也我輩姑待時可也未必便害我輩況四平章我昔嘗救解其危急宜不至此八月二十五日往會於高郵二十八日登舟九月二日達姑蘇士誠即拘同閒曰我待汝極厚何負於汝而反我邪同曰我之來以汝為元太尉忠於國家今汝既叛我豈得從汝反邪四平章力營救之且具酒饌為别同曰為語平章甚荷厚意吾能死忠不為無義生也但我死後諸公亦不能久於富貴耳十二日遇

害臨刑顔色不少變方去高郵而朝廷以為榮禄大夫淮南省平章命下而同死矣傷哉其子澄隨母畱金陵歲癸卯八月朱先生升為取之還鄉里

論曰昔關侯為曹操刺殺顔良於萬衆中以報德而卒徃從昭烈者義氣之所存也昭烈為漢室之冑雄才大畧足以有為侯之不違昭烈義也卒死於戰謀不勝勇故也同出保鄉井立勳於國義聲昭著心之終始不變其初其勇而義與侯蓋類焉天理民彝不可泯於人心

固如此視茍乎富貴者為何如哉

鮑孝子傳

鮑孝子諱元鳳字叔和世家歙之棠樾為碩宗曾大父諱慶雲故儒者宋季試漕闈補特奏官不仕而庇其鄉大父諱珪父諱回皆雄於産叔和生有至性於家庭極相睦至正壬辰二月紅巾賊起蘄黄破江饒四月踰婺源陷郡城于時老弱狼狽奔竄叔和母吳氏年及耄矣昆弟聚議謀避兵叔和泣曰妻子固宜生全然母一而

已脫有不虞為子者寧獨生迺奉母氏挈家黙居劉村青山旦暮瘁力為養俄而賊將項奴兒縱殘四掠人人股慄莫克自保叔和語其妻子曰勢誠急矣若等各保若生假天祚吾家骨肉圖再聚也遂竄於天戴星裹糧躬先負母遠行深入巖穴間履絕梯攀艱苦備至繼而間行蹤詢妻子薄暮偶會恍若神為之導者母氏驚且喜曰吾兒捨妻子脫我於難天實知之獨惜廬舍已燬將奈之何叔和跪以請曰願高年眠食無恙雖亂離無

足慮也後兵寢還鄉葺理舊廬觴豆為樂復如初里閭嘖嘖稱其孝叔和從子伯原山長余老友也每屬余紀其事迺次第為之傳云

東山趙汸曰昔江次翁負母避亂於下邳人稱其孝鄧伯道棄其子以存弟之子人尤義之余觀鮑叔和事甚與次翁相類至其權於重輕臨難亟保其母而卒全其妻子此則伯道之所難者鮑之先有傳叔子壽二先生並以孝義書於宋史叔和克濟其美者耶嗚呼民俗既

降德色誶語於其親者不尠也觀風於鄉井者盍表吾叔和以為勸哉

戴庭芳母金安人墓附葬誌

至正十三年十有一月庚寅戴君庭芳葬其母安人金氏以子琥尚文妻孺人金氏附安人兄子之子也地在戴氏居里南由山鄉遐富之原壬山同坎異塋間以疏甓距安人歿七年孺人歿十月初安人喪夫踰月而生君卒喪提孤子號泣歸其父母既重憐安人無依親為

鞠君於家君既長還故居自傷生不見父常哀戚無喜笑容與人言及其親輒泣下安人卒君服喪營葬將有以自致者江南地多砂礫水泉藏善壞尤拘方位時日君三世單傳思得父大之兆而里巫客師人人異言葬是以緩紅巾之亂君先事挈家逃難建德城中喪其子婦事平以喪歸尚文念妻有淑質男女輒不育又不幸死外郡别葬他隴在遠或忘請於君是以附葬君之歸自建德也居室既燬於盜服用百物無在者君一不暇

省曰惟卜葬是務常與琥意行先人墓北陰端陽倪昭晰呈露如挈領振裘倒囊出物蓋有得於山川中合之妙焉而風水家求觀者莫不著發蒙脫口稱善無復以偏辭橫議君是以克終大事卒如其志云㦸故休寧望族入國朝猶稱大家方興未艾吉土殆天授尚文為明經選士閔賢媲早亡無嗣請從祖姑其處心厚防患遠亦宜惟君孺慕終身上不敵於天下不訹於人其未葬也如有負而不酬其既葬也如有釋而獲免世之荒忽

慢藏與貪戾屢遷或數世不葬者聞君之風庶幾少愧而古者地域有利葬不踰時未葬衰麻不除真帝王中國之制哉君世系見故翰林直學士貢公所為君考南山處士墓誌尚文今由鄉舉為句容校官金氏宋迪功郎嚴州司戶參軍脩和曰成忠郎武岡軍新寧縣主簿華曰國子生應鳳安人曾祖祖考也曰皇贈武畧將軍江浙行省副都鎮撫南庚曰平江十字路萬戶府鎮撫震祖孺人之祖父也前事尚文從外甥金侯過余山居

言祖母葬未得地重為家君憂色辭甚戚汸曰君家流澤深遠雖不求吉地將自得事畢君復余曰子言其然惟子婦葬附祖姑恐後來莫考願有述也故為之誌

倪仲弘先生改葬誌

新安有賢行君子曰倪仲弘先生以其學教授於黟二十有三年既没而家貧不能葬逾四年乃克反葬於休寧故里赤丘之原地下濕欲更諸爽塏力未能也黟人思先生之德久而不忘門人汪志道其弟存心相與謀

曰先生設教吾邑遂留家焉蓋所謂没而可祭於社者吾里西北黄坑有善地請改葬先生於此以繫邑人之思可乎其孤闓之譲不敢當又二年為至正十四年冬十有二月邑令永嘉周侯希濂赴官饒州道過汪氏之居聞其言而嘆美之曰吾於此得以知先生之賢且以弟子之地而葬其師義無不可者即日命志道存心以已意為書授先生家又命諸孤急諏日營葬而後去於是遂以今年乙未正月癸酉改葬先生於縣南黄坑余

思塢之原從黟人之志也先生守身制行不為名高而事親至孝接物以誠非其人不交非其有不取非仁義道德之說嘗論定於郡先師朱子者不以教人凡卑汚苟賤之事不接於身利害得失揣摩計較之辭不挂於口雖大寒暑未嘗一日輟其業以嬉終其身人不見疾言遽色是故黟人信其言而尊其行既没而復思之倪氏世家休寧至先生而益貧無以為生居常授徒以養黟人汪君泰初聞其賢而敬禮之築室下阜里中請先

生奉二親來居躬率子弟與邑人同學焉志道存心皆其子也先生諱士毅仲弘其字也曾祖機祖文虎考良弼皆以文學教授其師曰陳壽翁先生亦休寧人所注書曰四書集釋閩坊購其初稾刻之嘗別為纂釋之例甚精書未脫稾又將以次及他經皆未就而卒其卒以戊子歲四月九日得年四十有六娶吳氏子男四人尚絅尚德尚義尚禮尚絅後汪氏尚義為從父士安子女嫁徐宗顯孫男銓女幼始先生居父喪未終而感疾不

起又三年而太夫人與吴氏相繼卒故縣人尤哀之葬之日凡為先生之賔友與門人弟子皆切感縣人之知義周侯之樂善而先生身教之道益彰矣既葬乃謀買石刻文墓次以汸自幼為先生所知又號為能知先生者則授筆焉汸閲戰國秦漢以來大道既隱而忠信孝友惇厚之士未嘗無也聖學復明於近代士始以知道為宗乆之又失其傳而學者益以空言自蔽由是高節卓行鮮復見稱於時則民偽滋而世變極矣若吾倪仲

弘者何可得哉故因誌改葬畧見其為人如此使君子有所攷焉

處士汪君墓誌銘

新安鳳亭汪氏祖饒州刺史恩饒州當唐末以上書言事見知吳相徐溫為其府屬以顯子孫多徙他邑然積善弗耀克世其家莫盛於鳳亭歷五代宋十有七傳而逮於亂鳳亭西南接饒境寇攘狎至汪氏聚族而謀伍其子弟畊隸栅隘自保盜相戒不敢犯者數年事既平

顧旁近大家殲夷頗衆而鳳亭之族獨完於是族之長明初謂其子曰吾族居當四達之衝丁斯阨會而卒能全活老稚不隕其世者豈區區人力所致哉慨思前人深積厚累以顯芘吾子孫者靡不至矣焉可忘也然曾高而上家譜可以概見諸祖父墓碣在焉惟我先君勤勞足以濟多艱任恤足以周急難立善之規至於今不廢而墓門之刻闕焉其何以示子孫於異日予汝其圖之子匯退而述狀來請銘予感汪氏事可勸為善者故

不終辭序曰君諱天祐字祐翁五世祖邦光宋太學内舍生嘗伏闕上書論與金人和好非是不報然用此見知張魏公因出入其門退如建安問學於子朱子以孝悌忠信教授其鄉高祖安節早游四方有奇志慶元初趙丞相南遷遂不復仕曾祖箕有學行嘗取先代忠孝義烈事約為千文以教子弟初入小學者祖應龍父可貴皆以長者稱母齊氏有賢德君生乙亥大軍渡江之歲也生二日兵猝至鄉人皆盡室以逃或揚言曰負赤

子者不可以俱濟夫人曰汝等宜速行吾與吾兒同死耳行抱兒獨後未數里兵來急倉卒匿道旁土穴中兒熟寐兩日夜無啼聲兵退乃出而前行者皆被掠人莫不異之三歲知讀書四歲屹然有成人志嘗與羣兒戲池上兩兒墮水中君視旁有筧水竹即拽投池中二兒援竹得不死其機警不羣幼已如此內附初調發劇繁巨室皆重困君甫十歲即出應里役長益練達有能聲公無闕事而世業不墜鄉里尤賴之嘗有邑吏受賕者

知君與吏有隙指為證君曰訟庭者公論所在也以私滅公人謂我何卒白吏無罪邑人偉之盜發先世墓君訴於有司必獲賊乃已凡費皆已出一錢不以煩族人庚午辛未歲連大祲皆出粟以濟饑者不足則為田劑質諸富家以繼之憊甚不能受粟者烹粥哺之所活以萬計素善事親父年登八十君鑿池築室其上日奉老人從賓客奉酒稱壽為樂以適其意君碩貌美髯倜儻重然諾急義輕財而事親能養里人嘉之為扁其堂曰

壽慶又以其不求仕而有及物之仁號君春郊處士一時儒先生若程君登庸吴公存宗人汪君澤民同里程君文皆為詩文以嘆美之以丁丑十二月十有五日卒于家年六十有三配方氏先君卒子男一明初也女二皆擇配儒士孫男三匯為長次帥次勇後九年丙戌十一月某日始克奉君與夫人之柩合葬於鳳嶺之源始君以能養聞至明初所以養其父母者一如君志吾觀汪氏世有隱德而不食其報至君所樹立者又如此宜

予其宗之遭變而能存也匯生一歲而失母君撫之尤篤晝則坐諸膝口授詩書古文夜引手腹上習字畫故其述君事不虛美無佚善曰以報吾大父之恩也嗚呼其亦有感於君立心之厚也夫銘曰世孰為善孰不為善維天既定吉凶乃見鳳亭之宗遭亂益昌曰匯我能昔人之光嗟處士君濟其世美我銘其封以詒孫子

芝山老人李君生墓誌銘

番士之老人李君圭卿謂休陽趙汸曰吾今年八十有

一矣妻亡而長子喪親戚故人逃難阻絶子孫存者幼
不勝事乃親卜宅於風雨山多蛇衝先塋之側以俟歸
藏既又請於官願舍所居宅為道院身奉老子祠其中
以俟没餘齒郡府為上其事集賢院間獨念早歲由吏
入官每思服勤奉職以報國家而所至輒被訟其在維
揚竟奪兩官以歸於是遂不復仕而歲月所積恩數所
覃與夫休致彛典亦皆恥於自陳矣今兹又以耄荒遯
世吾懼夫無以詒吾子孫於後日也請以文界子墓門

有石吾將親覯其刻焉言畢則盡出歷官行事本末與一時賢人君子贈言汸受而讀之誠有可徵者蓋於是切有感焉乃不復固辭而以復於君曰君以高年丁阸會苟得怡神老子法中雖行其意可也此事無可論者君由御史臺典史為中書省斷事官史都水監史皆以刀筆佐人功歸所事雖有善不復書由大都路倉官選權大都路供儒府知事半歲以憂去皆天下劇職再尹大縣平賦均役戢盜擿姦具著勞績而決獄尤號精審

屢有所平反在君皆為能事葢有不可勝書者獨君官所至輒與人訟而人或未知致訟之由請比而書之不惟君之為人得以顯白而志存當世之士亦於是乎有所考觀矣京倉出納浩穰吏常以腐壞損折為憂每收以大斛小量出因積其贏以謝監臨諸司及吏卒之巡行者其得善去者十常八九君至倉恐負累乃集二十倉主吏問計皆不知所出君令倉各簿記日月主名所費如干即事敗明無一錢入已比秩終領財計大臣謂

諸庾吏非有贏糧不得輒書滿去以二尚書治其事君等坐繫逾月皆出簿自明大臣知連坐衆事不復覓而君所監倉獨餘糧千五百石用被選掄此君為永濟倉監納支時事也淮安之虹縣有鷹山海東青鶻歲來巢馬邑豪民爭占籍鎮南王府為打捕户以王教禁民無得入山樵采驚散鷹鶻因為姦利君至官即詣憲府極言其害得啓王免采鷹罷户豪民盡怨君而王府亦惡之矣縣有東朗湖灌田萬頃邑民漁獵樵蘇其中為生

淮東富民苦重役者咸徙家邑中歳賄吏幸見容號白居戶久之請於官涸澤為田輸其恒賦民訟之十餘年不決君蠲租復湖傳符白居戶各還其鄉由是白居戶與前豪民怨君者共結權勢告君羅織不公憲府移泗州聽其獄告者不得志又移淮安路卒白君無罪此君為虹縣尹致訟之由也太湖縣小吏詹甲教方乙誣戍卒踐死幼女又合富人與卒有怨者出錢賄吏成其獄具得甲行賕之籍羅甲奪人田反以事陷田主瘐死獄

中豪民持官府得失猾吏為兩造師尉卒與盜分貨君皆痛繩以法而詹甲連僚吏由是僚吏與被法者咸欲以計傾君所決獄同官輒異議君視囚有久繫者日促吏具案獨自署決遣之乃共造飛語譖君於行部使者使者下車索君獨署案求過差毫髪不可得復逮君所決囚與告者問得失皆言君守法無私使者亦賢君而嫉之者愈甚矣君每遣吏上事大府度有當請謝者輒下縣取一大家任其費名能幹人縣官吏共署劄與大

家者約得罷一歲恒役取當君不肯署劑遇有不可止者府下縣切責之君不得已令勿為劑第置簿記貸民錢歲月出納所由久之僚吏嫉君者以為是可媒孽君矣乃共走淮東憲府告君擅用所貸民錢移安慶路聽其獄告者不得志又移和州卒白君無罪此君為太湖縣尹致訟之由也鎮南王宿衛士歲費衣糧鉅萬不可會二大府相視莫敢發乃以屬君君盡汰其冒濫一無阿王府益惡之郡有疑獄遇赦當罍錄囚使者復收繫

之其怨家有力焉君抱案詣憲府言獄當釋狀廉訪使
是君言君又以事上行中書省言使者審録不明憲府
遂惡之因君斷他獄遂按君受不枉法贓君竟自誣服
此君為揚州路推官奪官以去之由其終不得自明則
有非前事比者矣而世或以好訟疑君故備録其事以
為業已為吏今世苟思竭誠奉公不宜憚與人訟彼恇
怯畏事遇不可不能必達其志者雖不被訟亦何頼哉
如君者庶幾能達其志者矣君世家汴之太康高祖榖

宋迪功郎饒州司理叅軍始家于饒曾祖逵祖榮皆不仕父仲饒州都大司磨錢局都監勤生好施母蔡氏生君五歳而歿繼母齊氏鞠君不啻如巳出君在𧈅得贈都監承仕郎徽州路知婺源州事蔡氏齊氏暨妻錢皆宜人錢宜人二女長適平陽元仲讜次適郡守燕人曹某子文郁側室牛氏生二男不育侯氏生男克昭愽學負才及壯而卒女嫁番陽陳煥文有學行妾汪氏二男子某因亂不知所在某幼孫男某克昭子也君名鎮安

圭卿其字晩號芝山老人銘曰為吏今世孰行其志能獨遠于戾委翅歸休高年百憂出入閭以游文以著績爰勒貞石遲君反斯宅

尚友齋銘并序

余子韶名其讀書之室曰尚友與其學者居而習焉俾其友趙汸為之銘嗟夫昔者孟子論一鄉一國至于天下必其善士斯可以友其善士以友天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是曰尚友夫友者度其德則齊比其義

則叶以相交益為道者也度其德則十百比其義則千
萬者豈可以友命之哉且一介之士謂之匹士匹士而
以一鄉之善名則善出乎一鄉矣由一鄉而度一國以
絜天下其間相去亦遠矣而况於奮乎百世之上者乎
然則子韶居斯室為斯名必有不徒然者子韶少有特
操所居晏如非其人不交也非其有不取也今又進而
論於古人其志之所存者益遠矣乃為推本其平居所
嘗用力者作尚友齋銘銘曰

有宏斯宇有嚴斯室君子攸居自宵而旦至于中昃罔不於是惟昔先民善立有相德成不孤四方萬里道同則合以類相求矧在僻陋隤然以處焉知其瘉糧靡宿舂駕無逸舉孰即而謀我思古人有聖有賢為世楷模其道孔昭其言孔富煥乎在書爰即我所晝莊以誦夜恬以休匪究曷明匪存罔覺勿亟勿徐情有不通窮年畢世邈不相干識其所趣如聽以耳近而非迂慎厥術勤居中以制迹其步趨必端汝外必齊汝內毋逸而踰

燧以耀日方諸感月道豈外繇於惟此心千載一息厥理不殊穆穆靈明對越在天動息與俱是曰尚友夫豈致飾以相夸譽惟子韶氏尚克允蹈斯名不渝

孝則居士程君可紹墓表

君姓程氏諱可紹字致和徽之婺源人也其先世居邑之鳳嶺至君之高祖宋待補上舍子敬遷高安鎮西居焉曾大父仲賢大父震昌父子英皆義士而承先世詩書之澤幼從伯父林隱公復心與雲峯胡先生學脩身

謹行克自樹立鄉有不給者賙之有急赴救之里有稅
塲官每事資君得無敗事他如葺橋舫以濟涉施湯茗
以惠渴者一鄉德之中年由高安鎮西徙居中市溪北
築亭水濵曰觀瀾為延師教子之所危學士太樸為書
二大字揭之楣間至正戊子汪尚書叔志胡山長世佐
朱進士公遷皆詠識之居之左起屋立龕奉先世神主
取大雅詩語題曰孝則堂丹陽尹黄公子厚為之記刻
朱子孝經刊誤以勵後學鄉先生仲魯汪公伯武王公

為之序而林隱公與之編輯世譜勘訂經傳惟日不足歲壬辰紅巾盜起時下令民有擒賊首從者予爵有差趨令要爵者比然君曰人生富貴各有命以人命而易功名亦奚安哉鄉之蜂屯蟻集者君以正道化之多屏息癸巳冬母孺人以壽終君居喪盡禮一門四世雍睦如初是歲旱遍野憂惶君齋禱於禾嘉潭龍湫而雨甲午又旱君發所積以賑不足則散所儲帑帛問糴他郡人以是益賢之丙申挈家避亂衢饒之境邑之豪士首

辟君辭不赴語使者曰人生百年遭此厄會偷生為幸何意功名予再避難德興之文港蘆坑臨終語諸子曰風塵澒洞至此極矣謹身保族若等勉之言畢而逝君生元貞丙申三月二十一日歿至正丙申十一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一娶同邑祝公壽朋女諱隆性慈惠篤孝敬閨門肅然一宗慕之生大德丁酉四月十二日歿至正乙未十月二十五日子男二禮用達道女四柔德適潘閏德適呂意誠適張意德適李君墓在里之南岸

之原噫君昔與予遊師山鄭先生之門情好深厚其壻貴武呂公西岷李公復以武備咸集雄峰翼繼又以文事會徽府而禮用達道達道明敏愽達信君之德為有後也一日達道過予東山精舍奉君行狀再拜曰先人捐世今已五年生不能致孝養歿不能發幽光為罪大矣先生於先人知之為深願賜以文予既悲君之未遇而又重其子之請也敬叙其梗概如此庚子歲七月既望書

東山存稿卷七

東山存稿附録

東山趙先生汸行狀

先生諱汸字子常姓趙氏其先隴西人唐中和間有諱思者避地新安海寧之龍源里八世孫曰安慶時方寇亂率義民勦平之事聞授西隅總管安慶生光祖為宋京庠學官嵗大祲出廩賙貧提刑汪文振嘗銘其墓二子次曰大振淮東漕司總管大振二子長夢營將仕郎

夢營二子長彌孝浦江税官彌孝子象元號可齋才識超異元平江南嶽既下鄞邑有持兵未服者將加屠戮可齋盡發私藏詣軍門請而屠戮不行由是貳令休寧遷婺源丞改授信州司獄以疾辭既而朝京授杭州仁和令未至卒於揚州二子幼曰克明號松莊孝友敦厚鄉稱善人實先生之考也娶同邑汪氏生五男二女先生最幼初夫人夢飛鳥自齊雲巖來集於懷覺有娠明年延祐六年己未三月癸亥先生生焉資稟卓絶自孩

抱聞讀書輒能成誦及就外傅讀朱子四書疑難不一

師告以初學毋過求意輒不釋夜歸取文公大全集語

録等書紬閱五鼓始休由是有悟遂厲志聖賢之學不

事舉子業少長遍詣郡之師儒遂有負笈四方之思衢

恒産以為裹糧執贄之具親友或議其非弗顧聞九江

黄楚望先生杜門著述歲丁丑徃拜之先生窮經以積

思自悟為主故其教人引而不發使其自思一再登門

乃得授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辛巳秋復徃留二歲得

口授六十四卦義與學春秋之要過嚴陵請益於夏先生大之問易象春秋書法如何先生以所聞於黄先生者對夏先生歎以徒費心力為戒因出示其家傳先天易書曰此羲易一大象也繼如杭謁黄文獻公於官署公以師道自居不少借辭色及誦所進書大異之待以殊禮甲申失怙卒喪謁翰林虞公於臨川授館于家一歲其所上書曰聖賢之道大矣學者可不知其要乎嘗聞之吾之至尊至貴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加之者此心

是也吾之至親至切舉天下之學不足以先之者求放心之謂也然非真有所見無以為日用常行之地非真有所得無以為造詣歸宿之極所謂為學之要者庶幾在此此汸之所以日夜憂懼以求聞乎先覺之訓而未之有得者也然汸之幼也聞江西有吳先生焉行脩道立為世表儀而成己誨人深悲空言之無益及觀閣下所為行狀而知先生為學之方矣伏惟閣下察其有志以其所得於先生者而賜教焉俾於入德之門不致迷

其所趍而天之所以與我至尊至貴可以反身而有得則閣下之賜大矣時江西憲試請題虞公擬策問江右先賢及朱陸二氏立教所以異同具對卒言劉侍讀有功聖經至論朱陸二子入德之門尤為精切詳備末乃舉朱子曰子靜所説專是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於一偏也又舉陸子曰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議以二説為證使其合并於暮歲微言精義必有契

馬子靜則已往矣虞公評其後曰子常生朱子之鄉而
得陸氏之説於二家之所以成已教人反復究竟明白
葢素用力斯事者非綴緝傅會之比也厥後再往公愈
加敬異及疾革先生適在左右凡喪事損益皆以為託
諸子請先生狀其行歲丙戌再遊九江則黄先生已捐
館矣有袁誠夫者文正公高弟緝師説為四書日録旨
意與朱子多殊請商訂先生為條别是非數萬言袁公
心服多所更定趙郡蘇公伯脩虞公之徒也為浙省叅

政與先生友善比入守邦畿要同往以母老辭歸名其居曰東山精舍虞公嘗為之記舉先生之言曰汸蚤歲學於鄉求程朱之餘緒誦習經訓辨釋其文義之外無所致力焉誠恐終身不足知至畢世不能意誠古昔聖賢師弟子之授受如斯而已乎切嘗思之以求塗轍之正至於道南之歎而有感焉蓋其屬之龜山者必有所在而豫章延平所以授之朱子者亦非有他道也不然羅李二公無事業以見於時無文采以垂於後其所學

者何學所事者何事而吾朱子所謂潛思力行任重詣
極者亦將何所指乎此精舍之作所以願盡心焉者也
其於大學則謂三綱舉聖人事為大學標準八目乃教
學者用力之方故明明德新民傳中無學者工夫而脩
身傳中無聖人氣象其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而
逆推其用力之序則明古之聖人亦必由學而至而學
者之功必可至於聖人又以為格物是窮盡物理程子
所謂講明義理分別是非之類是也致知是程子所謂

明諸心又云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之類是也
二事不可合為一唯程子言之甚明若曰致知在格物
在字之義不同遂疑格致分而為二則傳中言齊家在
脩身脩身在正心謂二者合為一可乎且聞明道先生
謂學者若無事可行且去靜坐之言而伊川先生每見
人靜坐輒歎其善學及朱子得於羅李二公所相授亦
必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何
而求其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為有在乎是

也由是鷄初鳴則起澄心黙坐涵養本源以為致思之地而後凡所得於師之指及文字與義有未通者必用向上工夫以求之於是造詣精深而一旦豁然矣葢雖雅志不苟於仕而身則優為當四方擾攘嘗論為國家者不能舉天下大勢以定攻守之宜而所在浪戰不求智勇之士真可任將兵者使臺省貴人郡縣俗吏共軍旅之權仗行省討亂御史臺督視如平時而誅求刼奪之獘反覆壞爛之由朝廷終無自知之兵財兩匱郡邑

一切以矯假病民而上官方且守故常不知通變長久之道賞罰不明故是非淆混而治安撥亂之術行軍克敵之方皆廢不講徒欲以歲月削平安可得哉大率近歲用兵之失不越斯言而先生經濟之才亦可見矣自精舍成四方學者尊之為東山先生云壬辰兵興先生奉母夫人避地盡心調護及郡邑繼復而夫人以天年終丙申天兵克定郡邑其主將慕先生名德禮羅不至丁酉寓于衢之柯山已亥結茅于星溪之古閬山山深

閒寥人事幾絶潛心著述雖當顛沛流離而進脩之功不少輟壬寅春歸東山時大明龍興創業金陵吾邑已附屬六年矣有司屢奉命徵辟繼以議禮召皆以疾得辭己酉起山林遺士共脩元史先生在名中暨竣事得請還未幾疾復作十有一月丙申而先生捐世矣得年僅五十有一於戲痛哉配同邑程氏女二人長適汪瓛次適蘇敢男一人夢吉甫入學側室朱氏所出也先生孝養二親出乎天性居喪哀毀過禮事諸兄備盡敬友

撫幼以慈三兄歿於他鄉諸子不能為喪具先生奉柩
歸葬從兄子弼有遺孤先生撫之成立當賦斂煩重之
際俾能保其恒產吴氏甥失其恃怙無所依為之收養
若此者在先生皆所優為有不能殫述者新安自朱子
後儒學之盛四方稱之為東南鄒魯然其末流或以辨
析之義纂輯羣言即為朱子之學先生獨超然有見於
聖賢之授受不徒在於推究文義之間故其讀書一切
以實理求之反而驗之於已非有以信其必然不已當

時鄉先生皆留心著述所以羽翼程朱之教者具有成書先生受而讀之猶謂未知為學之要常曰讀書最患多疑每展卷則羣疑競起如蝟毛要須得程朱復作而命之而後可釋然爾是以質諸師而不得者卒求之程朱遺言而有見焉其於窮經之要則有得於黄先生而推極之其初見黄先生問年答曰已未黄先生曰生吾刊六經補註之歲也或曰書刊矣恐無讀者予曰當是讀者未生耳豈知吾子適生是歲耶然春秋託始之歲

亦已未也斯文緣契實在斯予先生請問窮經之要惟告以在予致思問致思之道乃舉一事為例禮曰女有五不娶其一為喪父長子先儒以喪父無兄者當之如使其言為然則喪父無兄之子何罪見絶於人如此先生思之久而後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古註言無所受命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為之主矣黄先生大稱善遂授以求春秋書法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

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既又為易置其語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先生受其說退而思之久乃悟其意則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者魯史書法二百四十二年之內者聖人書法也黃先生各以二義貫一理之旨以為單傳密付悉在於斯先生即黃先生六經補註等書取凡為春秋說者參以耳聞類萃

為春秋師說三卷復因其意為春秋集傳十五卷既而求之於經終有未盡聖人之意因思戴記經解有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始悟是經全以一筆一削見義茍不屬辭比事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未有得其說者蓋左氏與杜註有得於魯史遺法主史以釋經而不知有筆削之法至若公穀啖趙陳氏俱有屬辭遺意則知求筆削之旨而不知先考魯史之舊章二者各得一偏不能無弊合而求之具見得失由是不傳之旨煥然復明

每謂非黄先生教以先考史法而後經義可求則不得其門而入也及重改集傳越四載始克成編復思是經倫類區别為義至精參互錯綜易相矛盾苟不推類以通之豈無遺憾遂著春秋屬辭八篇雖萬變不齊始終各有條理於是一經本旨方完每謂苦思之功若有神助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又以為春秋必攷左傳事實為先杜元凱陳君舉皆有得於此而各有所蔽因著左傳補註十卷吾鄉風林先生亦以窮經為務而莫肯雷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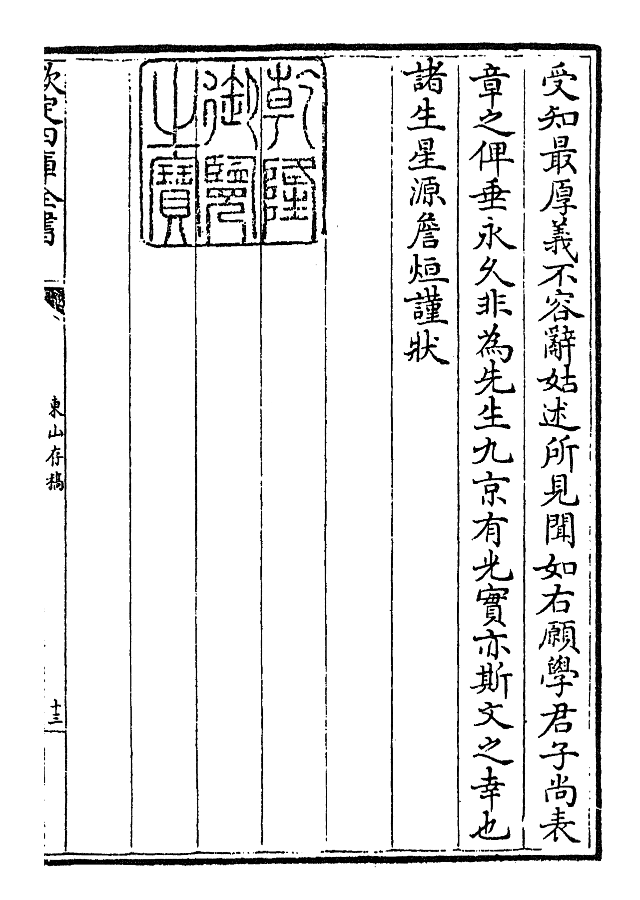
一見是書輒曰前無古人春秋之旨論定於此矣時駙馬都尉和陽王公鎮㣲以春秋屬辭師説左氏補註下商山義塾刻梓以廣其傳然屬辭詳著筆削之權集傳乃明經世之志必二書相表裏而後經旨無所遺逮屬辭成書復改集傳使歸於一至昭二十七年而貴志以殁門人倪尚誼證以屬辭義例質之以平日所聞於先生者參互考據足成之若尚誼亦可謂有功於先生之門矣其於易經則聞諸黄先生必須明象又曰易象與

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畧相同苟通其一則可以觸機而悟矣先生春秋本旨既明於易寤寐不忘致思每有所悟則喟然曰黄先生豈欺我哉嘗曰春秋文義頼孟子之言而後有據於周易亦必見其説如孟子之論春秋者而後聖人之情可得而推焉先生嘗作序卦圖説及經文開端乾坤屯三卦解大畧以為羲皇設卦繫辭名之曰易繫辭傳上篇所賛皆其事也神農黄帝氏繼作各因羲皇之易别定卦序自為一代之書逮夏而商

其辭則世有增益蓋無不備皆為占筮之用連山歸藏是也至周文王以至德而不免羑里之難乃本羲皇之易因其交易對待反易相因之象定于上下二篇以天下之道明君臣之義因陰陽消長盈虛之變以著人事進退存亡之戒其辭之所繫必有關於此者取之而非聖人一時自為是言也逮周公相成王二叔流言召公不悅亦有感於先王憂患故乃即卦爻彖象取其愛惡遠近相攻相取之情作為爻辭與先王之書相表裏以

其制作之旨視連山歸藏少異題曰周易其書與二易俱掌於太史占筮家得通用之而義則不專主於占筮孔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始終其要無咎此周易之本義葢先生所求論周易本旨如孟子之論春秋者卒有得於夫子斯言而不假乎他求也詩五言初學六朝後改習建安諸子及老杜近體則學乎唐人其為文曰必以理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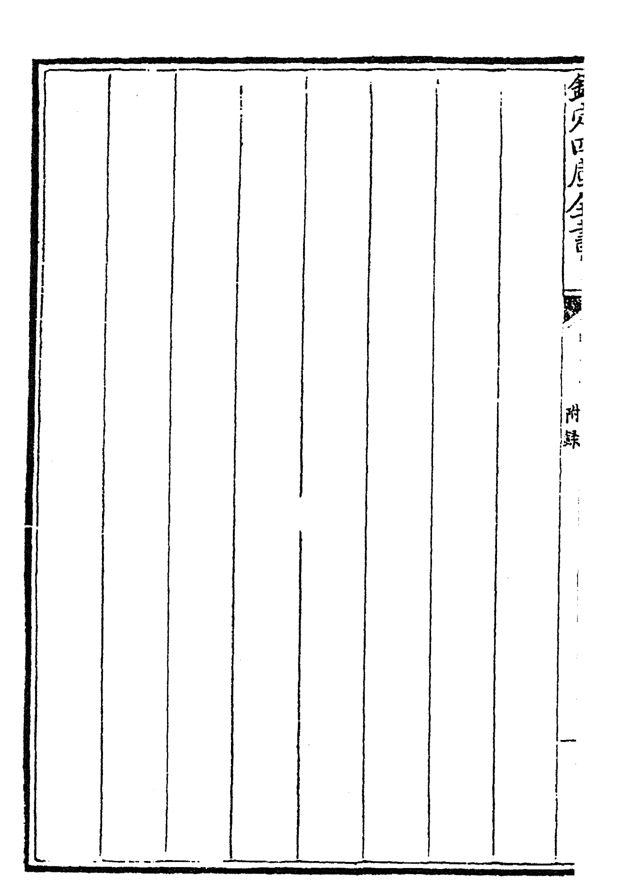
為主然後命意遣辭則沛然矣烜竊觀先生之學以積思為本領以自悟為歸宿勉夫切已向上之工夫而至乎窮經復古之成效豈偶然哉烜自獲交先生不以疎謬進而教之往來請益遂得聞窮經之要及春秋筆削之旨自悔其前學之非而惜聞道之晚也方期以晚年相與講授周易象學而先生遽已謝世矣何後學之不幸也抑斯文廢興關於天運非人所得測識歟尚誼俻其子夢吉屬烜為狀烜末學膚淺何足以知先生哉然



受知最厚義不容辭姑述所見聞如右願學君子尚表

章之俾垂永久非為先生九京有光實亦斯文之幸也

諸生星源詹烜謹狀


欽定四庫全書
附錄